

大马福联会暨雪福福建会馆资助丛书

找 一 条 共 同 的 芯

评论集

田思著



◆ 田思

◎ 田思简介 ◎

田思，原名陈立同。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现执教于砂劳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六十年代末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马、新、港、台、中国等地的文艺刊物。有些作品被收入中学课本及国内外多种选集。曾任「花踪」文学奖评审。

大马福联会暨雪福福建会馆资助丛书

找 一 条 共 同 的 芯

评论集

田思著

书 名：找一条共同的芯
作 者：田思

封面设计：叶玉佩

打字排版：中美电脑打字排版中心

Deluxe Computer Typesetting Centre

No. 149C, Room 3, 3rd Floor,

Wisma Kwong Siew,

Jalan Tun H. S. Lee,

50000 Kuala Lumpur.

承

印

Dicetak oleh:

ORIENT PRESS SDN. BHD.

Plot 3101, Blok F, Jalan BS 7/1,

Kawasan Perindustrian Bukit Serdang,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Darul Ehsan.

Tel No: 603-9421053

Fax No: 603-9426912

出 版：诗巫中华文艺社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Zhong Hua

18-10, Jalan Central,

96000 Sibu,

Sarawak.

初版日期：1995年12月

订 价：RM 15.00

目 录

“海外华文文学”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1
《华文文学》放光彩	7
把诗带进生命	11
——序蓝波诗集《变蝶》	
名著的「续集」	24
《宋诗选注》具真知灼见	28
诗，需要相濡以沫	34
我读《父女图》	37
激情时代的理想讴歌	40
我的诗观	48
花踪的回想	50
马华文学不宜妄自菲薄	52
小人物的悲喜剧	55
——序薛嘉元小说集《榨干油汁的烟叶》	
被遗忘的乡野	62
——序沈庆旺诗集《哭乡的图腾》	
《南洋文艺·纸上座谈》问答	79
找一条共同的芯	84
——诗中的人文精神	
马华诗坛二十年回顾	91
话中情意君须会	108
——序爱薇的《告别青涩》	
艺术的快门，历史的影子	113
——读房汉佳的《世界著名摄影家黄杰夫》	
惟有真情堪跋涉	120
——序华雁散文集《万水千山若是情》	
《拾美年华》序	126



“海外华文文学” 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随着中国的开放，“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成为一项热门的研究课题，有关的研究单位纷纷在中国成立，在研究成绩上卓有表现的名家辈出，踵武的后学也大不乏人，一时蔚为风气。

所谓海外，大概是指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以外隔海的地方，特别是华裔人口分布较广的国家，像北美和东南亚等。这些地区，华文的使用曾经很普遍，在文学上也深受中国和台港的影响（中国“五四运动”以后，海外才开始有白话文报纸，并刊登文学作品。）中国在近年来开始对这些地区的文学加以注意和研究，除了鉴于彼此有深厚的渊源，早期这些地区的开发也和华侨的大量移民有密切关系，研究其华文文学可以了解各有关地区华社的政、经、文化等情况外，也由于这些地区的华文文学吸收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特

点，在融汇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方面，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另者，经济学家已公开预测，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经济活动中心将转移到亚太地区，届时华文的运用将大放异彩。随着华文实用价值的提高，以华文为写作媒介的各地华文文学，多少有“水涨船高”之势。中国在经济上要面向世界，在文化上当然不会忽略这种趋势，顺理成章，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根据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贤茂披露，中国名作家萧乾曾于一九八三年受邀出席新加坡主办的“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回国后有感于当时新马华文文学式微的印象，就以“救救新马文学”及“为海外文学呼吁”为题写了报告。虽然萧老的报告被认为具有争论性，但以他在文坛上的地位而能对新马华文文学如此关心，应是难能可贵的。中国文艺界也视他为海外文学研究的开拓者。萧老在他的专集中也提出成立“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建议。

最先落实萧老号召的便是汕头大学，他们在一九八四年展开筹备工作，并在一九八五年创办杂志，打出“海外华文文学”的旗号。接着中国各地的大学中文系和研究机构纷纷响应，先后成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单位计有：

(一) 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

- (二) 南京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
- (三) 福建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
- (四) 华侨大学海外华文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所。
- (五) 暨南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
- (六) 中山大学港台及海外文学研究室。
- (七) 中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全国性机构，一九九〇年成立，总部在北京）。
- (八)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
- (九) 华夏文化交流中心（属广东省归侨作室联谊会）。
- (十) 厦门大学中文系。

在国际性的研讨会方面，深圳大学在一九八六年杪所主办的第三届华文文学研讨会，正式把“海外”的字眼加进去，称为“第三次港台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当时的与会者多达三百余人，分别来自中国各地的学术单位，以及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东南亚华文文学成为发言者的专题范围之一。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在广东中山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者约一百六十人，除中国各学术单位的代表外，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美国和澳洲的华裔作家代表都参与其盛。所提呈的论文多达九十

二篇，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有关的有下列数篇：

1. 中泰华文文学比较（饶芃子）
2. 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黄孟文）
3. 新加坡文艺发展动向（骆明）
4. 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华文化在泰国的承传（司马攻）
5. 八十年代马华文学的思潮（戴小华）
6. 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概论（苏卫江）

第六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江西省举行。

在期刊杂志方面，有研究及介绍东南亚华文文学内容的刊物为以下几种：

1. 《华文文学》，由汕头大学出版。
2. 《回音壁》，由广东归侨作家联谊会出版。
3. 《华夏》，由广东侨联出版。
4. 《潮人》，由汕头侨联出版。
5. 《海内外文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6. 《韩江》，由潮州市文联出版。

其中汕头大学的《华文文学》，全名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创刊于1985年，至1991年11月已出到第18期，成绩斐然可观。

经常在国内外刊物发表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文章的作家和学者，主要有凌彰、王瑶、秦牧、赖伯疆、陈贤茂、杜丽秋、潘亚暾、李元洛、陈实、蔡师仁、饶芃子、王振科、杨嘉、胡凌芝、高陶、翁奕波、竺亚、萧村、吴奕錡、苏卫红、钦鸿、杨义等人。已被编纂成书的专著也有几本，包括赖伯疆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潘亚暾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和陈贤茂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

九一年十一月廿六日至廿八日在汕头大学举行的“海内外潮人作家研讨会”，也可视为促进“海内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盛会，所不同的是，与会者几乎清一色是潮籍人。出席者一百二十多位，包括马来西亚九位，泰国八位，新加坡三位，余者为中国、香港和美国的代表。所提呈的论文有五十二篇，其中涉及马华文学的有八篇，涉及新华文学的六篇，涉及泰华文学的十一篇。

有关马华文学的论文是：


1. 马华文学简史（李锦宗）
2. 马华文坛的潮籍作家（李锦宗）
3. 形象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论方北方的小说创作（陈贤茂）
4. 方北方短篇创作的社会意识和人性批判精神（东瑞）
5. 新马归侨作家韩萌的创作道路（郑明标）

6. 论铁抗（郑适然）

7· 论马汉的短篇小说创作（马白）

8· 从校园刊物谈到马华文学的接班人（爱薇）

至于被中国学者视为“海外华文文学”首屈一指的重镇的美加华文文学，由于中国学者较早已作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有关的评论文章多如汗牛充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15. 12. 91

参考资料：

1. 高陶：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中国（载《华文文学》第十二期）
2. 东瑞：〈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记（载《香港文学》第八十一期）

《华文文学》放光彩

《华文文学》的全名是《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这是由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所出版的一本文学季刊。笔者出席汕头“海内外潮人作家研讨会”时，跟其他与会作家一起各获赠一套《华文文学》。此季刊的宗旨主要是发表与研究中国以外各地区的华文文学，重点是台湾、香港、北美及东南亚等地区，藉以促进文学交流，是一本创作与研究并重的刊物，其版型为八开本的杂志型。笔者所得到的《华文文学》是从1988年2月出版的第九期到今年11月出版的第18期，平均每年出版二至三期。创刊号乃于1985年出版。

《华文文学》的顾问阵容颇强大，包括毕朔望、萧乾、杨越、赵令扬、秦牧、夏衍、黄秋耘、梁东汉、曾敏之等资深作家。主编是陈贤茂，副主编沈茂勋，责任

编辑为连俊经、吴奕錡与翁奕波，美术编辑为郑奋强。该刊物的纸质，封面与插图皆颇具水准，内容很扎实。综观整十期来所发表的文章，令人有美不胜收的感觉。

在栏目方面，除了小说、散文，诗歌的单篇创作外，还有作品评析、作家剪影、文学史料、美术作品、写作生活回顾、资料索引、作家访问、书信、序跋等。封二与封三经常刊登各地华文作家的生活照片与交往情形，甚至彩色精印，非常特出。同地区的作家作品不时以专辑的形式出现，如“泰国华文文学作品专辑”，“印度尼西亚华文作品专辑”，“新加坡金狮奖获奖作品选登等”。此外还有为个别作家而设的专辑，如“许达然专辑”，“非马专辑”等。

在《华文文学》上发表作品的，除了以汕头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贤茂为首的编委成员外，还有许多在“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方面研究素有心得的专家学者。例如潘亚暎、李元洛、黄维梁、陈实、忠扬、蔡师仁、王振科、饶芃子等，都在该刊发表了不少见解精辟的评论文章。在创作方面，阵容更是鼎盛。除中国老中青作家外，还有美国的白先勇、李黎、非马、柯振中、台湾的应凤凰，苦苓，香港的梁锡华、东瑞，泰国的陈傅文、梦莉、姚宗伟、方思若，菲律宾的云鹤，印尼的黄东平，新加坡的黄孟文、周粲、郭永秀、流军、尤今，马来西亚的方北方、慧适、彼岸、商晚筠……可谓名家荟萃，佳作如林。这也可以看出，编

委会在邀稿和组稿方面确有一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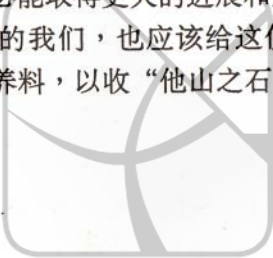
由於海外华文文学是该刊所要介绍的重点之一，许多归侨作家也在上面发表了不少回忆或叙旧文章，与马华文学有关的就有韩萌的〈回忆赤道出版社〉，米军的〈我在梦中跳“珑玲”〉，萧村的〈沐浴在友谊的暖流中〉（记同新马华文作家欢聚的日子），等等。这些文章都具有珍贵的史料参考价值。

由於马华作家和中国文学界在这一两年来才开始有了正式的交往，所以在《华文文学》这本季刊所看到的马华文学作品极其有限。中国文艺评论家对台港文学，泰华文学、菲华文学、新华文学等的研究都相当广泛而深入，而且皆取得丰硕的成绩，唯独对马华文学涉猎甚少。在十多期的《华文文学》中，有关马华作家作品的评论只有寥寥几篇，像钦鸿的《论甄供杂文的艺术特色》，萧村的《马华文学的郁郁绿荫》（《叶的事业》读后），与《一卷雄文，炳蔚千秋》（读方北方小说《树大根深》）。比起连篇累牍的泰华文学评介，未免显得黯然失色。看来马华作家今後在加强与外界交流及提高作品素质方面，应再多加一把劲。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开放，文学也像经济一样，有“面向世界”的要求。沿海与内地的大学纷纷成立“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在这方面，汕头大学是做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单位。这次“海内外潮人作家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是一个明证，而近廿期的《华文文学》

更是有目共睹的成果。这份季刊可说是沟通中国文学与海外文学的重要桥梁，是中国文学面向世界的一盏聚光灯，是探取海外文学资讯的无穷泉源，是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交流的总站。

我们深信，随着“海内外潮人作家研讨会”及其他类似研讨会的不断召开，《华文文学》季刊在各地华文作家的支持下，必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和成绩。而作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的我们，也应该给这份刊物更大的关注，并从中吸取养料，以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之效。



28.12.91

把诗带进生命

——序蓝波诗集《变蝶》

《变蝶》是蓝波的第一本诗集，里头的作品是从他这十年来所写的近二百首诗中挑选出来的。也许可以说，诗成为蓝波这十年来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而其所带来的甘苦乐趣，相信也必不少吧。果真如是，那我们应该向蓝波祝贺。

现在筛滤后的这六十多首诗，内容相当广泛。有怀念童年乡居生活的，如〈淬去一页童年〉，〈水花漂在故乡的河上〉，〈故乡的呼唤〉，〈小孩与木舟〉等。有流露环保意识的，如〈雨林之殇〉，〈走在雨林〉，〈黑死河〉，〈或许是河的报复与伐木无关〉等。有宣扬人类的爱与和平愿望的，如〈流离的鸽〉，〈伯利恒上空的那颗星〉等。有作者到各地旅游的观感，如〈蔗田之歌〉，〈海底观鱼〉，〈京都三十三间堂〉，〈柏里斯本的卖唱者〉等。有对寄居的市镇生活的素描，如〈诗巫夜市〉，〈祂在浮桥上浏览一镇的欢腾〉等。有日常生

活的小感触，如〈炒粿〉，〈困夜记〉，〈昨夜一只蝙蝠撞进客厅〉等。有对族群文化的忧患意识，如〈哭龙伤〉，〈端午〉，〈中秋〉等。有对社会不合理事物的嘲讽，如〈拳击赛〉，〈小丑〉，〈泥鳅〉等。更有不少蕴含个人哲思的咏物诗，如〈变蝶〉，〈石榴〉，〈牵牛花〉，〈木棉〉，〈塔〉，〈莲想〉，〈残荷〉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对亲情和友谊的歌颂。

综观这些诗作，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善良的灵魂，在举世骚攘，世风不纯的环境中，如何想觅一份内心的宁静，在良知、友情、艺术的滋润下，追寻一份理想的微光；并对各种斲丧大自然与人性的不合理现象，感到无可奈何的失落感。「有心人」是可以从这真诚的款款心曲中找到共鸣，而诗句语言的不多累赘与意象营造下的美感，也使人乐于卒读。

在上举蓝波诗作的分类内容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是有关童年生活与环保的题材。其旅游诗与山水诗也能写出各地民情风俗与大自然的一些特点。咏物诗有自己的风格，偶有佳作，其他几类较不特出。现择要分析如下。

〈淬去一页童年〉是作者惊闻童年所居住的小镇（沐胶）遭遇火患后所表露的缅怀与惋惜之情。那熟悉的木板店屋，那发出哒哒的脚板声的「五脚基」，那与玩伴们打泥战的沼泽，那闲坐言欢的弓桥，都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更令人伤感的是，灰烬下还埋着一页

「缺了角」的乡愁。作者对儿时家乡的眷恋是真挚的：


我乃寄望
坚固的砖塔
依然顶着榕树
气根如发飘絮
企立
滩边的青葱海松
依然站守
以松涛呼唤
而海浪
依然轻拍细沙诉说
在走过的每个脚印
告诉我
海畔的童年

由于作者离乡多年，在外谋生的颠沛岁月中，每回忆起童年的玩乐情景，总带着一丝惘然若失的沧桑感。这种微妙的心情也体现在〈水花漂在故乡的河上〉和〈小孩与木舟〉这两首诗中：

机敏的弹涂鱼
惊慌闪着凸眼
(点点点点……)

漂起自个的水花
削出的童年石片
漂到高脚屋下
红树丛林
匆匆隐没
对岸

踏上甘榜的路口
灰蒙中
他依稀看到
一个瘦小的身影
拖着一只小木舟
蹒跚在小路尽头



通过诗句的意境，作者那薰发着泥土味的童年，似乎像弹涂鱼或一跳一跳的石片一样，隐没在红树林深处，也像甘榜路口那瘦小的身影，在灰蒙中蹒跚地消失了。诗的语言平易，感染力强，佳作也。

作为一位热爱大自然，关心人类世界的诗人，在地球生态迭受破坏，「环保」的觉醒普遍提高的今天，自然会对森林的被恣意砍伐，河流受污染，水土流失，岩洞的宁谧奇观因旅游业而备受骚扰等问题，感到忧心忡忡。於是在蓝波笔下出现一系列以「环保」为主调的诗句：

有人问起一座雨林消逝的因由
我默视着河平线尽处
一片丛生荒草茫茫
且已失去绿伞天幕的空旷
快艇与快艇相对驶过
河浪互撞溅起的心跳
我泪腺乾涸的瞳孔
冷冷漠然
投在沿河企立的木山板厂
以及伐木公司招牌上

〈雨林之殇〉

骤然间
有人睁开眼
江河已是
流浊的尿道
有人才开始追溯
河清澈的前身
可有人紧持合法屠杀令
苍苍密密的雨林族群
纷纷肢解躯离
山土谷泥
失去保障
以绵绵的雨哭诉

泣成一江黄血歔嘘

〈或许是河的报复与伐木无关〉

她舒展开叉的肢掌

平卧在沼泽里

让无数黑斑蚊的鸡寮

叮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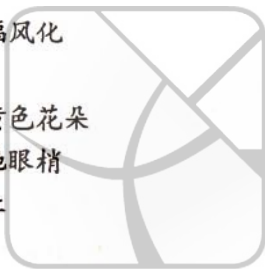
框成一幅风化

见证了

山里的黄色花朵

萎缩在她眼梢

滴下鲜红



〈黑死河〉

我惊悸不远处

轧轧电锯响起

千年巨木撞跌声

震荡起雨林族群

慌慌狂舞

哀求

执权裁决令

不要伸延到雨林

〈走在雨林〉

这些句子都叫人读了怵目惊心。人类在盲目追求物欲，高唱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这些诗句不啻作了人证物证。统计一下蓝波这类以环保为题材的诗，在数量上约占了集子中的六份之一。说蓝波是现阶段砂华诗人中最重视环保题材的，当不为过。

蓝波另一类写得较具特色的诗是咏物诗。蓝波并不像一些平庸的诗人一样，为咏物而咏物，而是通过咏物把自己的主观感悟与哲学认知寄托进去，歌颂了一些高贵、美好的情操，也表达了一些对世俗的不屑。其中写得晶莹剔透的是那首〈石榴〉：

有人把乡愁叠摺
塞进你密密齿缝间
飘渡南海一片透明蓝色
在绿影浓荫里
让你笑落艳红
挂成一盏盏风铃的灯

在炽烈火阳的南洋
有你故乡流沙的燠热
没有四季节令
唤醒你何时相思
可在洁白粉红

莹莹水晶里
依然隐着
苦涩的核心

这首诗构思完整，寓意深刻，从石榴的原产地到被移植的过程，兼及植物性特质和它所象征的乡愁意义，都在优美的语言中浑化为一体，可谓整个集子中的压卷之作。

蓝波性喜自由，不受羁绊，闲来喜欢游山玩水，到过许多国家游历，因此也写了不少旅游诗，以纪行脚。这首《荒城之夜》是写对东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的观感：

霓虹灯
热情的闪烁
是一条条光管的
冰冷
万头蠕动的人群
胸贴背、肩磨肩
脸对脸、眼互视
都映照着一张张
冻结了的脸谱

这首诗采用了蓝波诗中少有的简单排比手法，但却

表现了深刻的内容。霓虹灯的「热情」与光管的「冰冷」，采用了矛盾语法；而「冻结」的脸谱，更能点出大都市人的紧张和冷漠。难怪作为旅客的诗人走在人群中会自感是一个「异形」。而题目〈荒城之夜〉凑巧是一首东洋名曲的标题，冠予高度繁华的东京颇具反讽性。

有关族群文化的省思与忧患意识，像这首〈中秋〉：「族人的血浆 / 污染着私利 / 已不再是月饼中 / 豆沙般似 / 浓聚 / 族人的团结 / 也不再是饼馅中 / 夹着的讯息」，虽有愤慨，略少创意。

至于蓝波诗作中的一些缺点，深知蓝波有容言的雅量，我这里也不揣指出。

（一）语言失之平板：蓝波早期的一些诗作，语言显得太直太露，过于「口语化」，缺乏诗意和美感，例如：

啊 / 蝶虫 / 你要成蛹 / 蜕变成蝶 / 花粉还得靠你传播 / 我又怎能忍下心（〈那只吃了锦芋叶的虫〉）

看啊 / 地中海畔 / 同族的相残 / 宗教与宗教之争 / 竟堂皇的冠上 / 圣战 / 杀戮岂非成了 / 合法 / 人权啊 / 你被强暴了（〈伯利恒上空的那颗星〉）

可幸这种毛病在后期的诗作中获得较多的纠正。

(二) 语感与逻辑性不顺，如：

总坚韧自己 / 攀住依附 / 欣欣以赴 / 在惊觉之前 /
一场生的使命 (〈牵牛花〉)

你是否 / 已呼吸到 / 即将在周遭亮起的 / 讯号 / 罪
状你 / 如此阻障了 / 另一个繁荣的 / 跃起。(〈木
棉〉)

上例中的「攀住」和「依附」都需要一个宾语，这两个动词合在一起很牵强，「在惊觉之前」也给人突兀之感。下例中的「讯号」语焉不详，「罪状」名词动用，似乎不大贴切，少了一点语感上的顺畅。

(三) 闲笔破坏美感：在蓝波的一些较长的诗中，往往会出现一两句与整首诗的精神与基调不甚符合的闲笔，有时显得累赘，有时甚至破坏了整首诗的美感，例如：

冷气机隆隆在催眠 / 拥吻过的坐垫 / 周公投怀 / 把
他压在石灰地上 / 欲魔爬上脊骨节节冷冷 / 光管热情挑
逗 / 一夜缠绵辗转开始 (〈困夜记〉)

且把成熟风韵 / 舞成情欲且诱惑 / 掀开裸裸 / 托媒
昆虫蜂蝶 / 媾合 / 在褪落片片纱裙瞬间 / 毅然承下 / 莲
心的苦楚 (〈莲想〉)

〈困夜记〉本来是要表现文艺工作者熬夜赶工却被反锁斗室的困窘，〈莲想〉也以莲为高洁古典的形象来歌颂，但由于出现了上述迹近轻佻的字眼，也就损害了原来的格调。

(四) 意象不准确，如：

我仰着头 / 看拥挤在空中的石林 / 看企立的游泳池
/ 看黑色的飞行霸王 / 看现代骑在古旧上 / 看金三角外
的金三角 (〈都门印象〉)

在辉煌华夏边际 / 有被迫挤的破烂 / 超围的大肚脯
/ 勒扁的肚皮 / 是两个脸谱 / 永远不面照 / 遥遥相视着
(〈天使众多的城市〉)

上例中的「石林」是「钢筋水泥森林」的简称吧？游泳池如何「企立」呢？「飞行霸王」与「金三角」又如何用在闹市上？这些都煞费猜疑。下例又说「肚皮」，又说「脸谱」，不能准确地把贫富悬殊的现象刻画出来。

又如：

倾耳 / 微微音波传递中 / 叽叽细语 / 来自深邃的黑
/ 一百亿只蝙蝠绣起的挂帘 / 在述说昨夜的晚餐 / 在计
议今夜如何佐膳 (〈鹿洞，蝙蝠〉)

「一百亿只蝙蝠绣起的挂帘」本来是美的意象，但插在「叽叽细语」与「在述说昨夜的晚餐」两句之中，便有突兀之感。

蓝波的诗较不受诗坛上一些华而不实、玩弄文字的诗风所影响，在手法上也多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可以说是相当传统的。但传统的诗，特别是古典诗词，仍有许多可以借鉴和吸收的养份，诸如意境的含蓄。词语的锤炼，韵律的和谐，节奏的抑扬顿挫等等。在这方面，蓝波还承继得不够。至于从新颖的诗歌手法中引进一些脱俗而适宜的技巧，也有待诗人今后更多的努力。

蓝波说，写诗是寂寞的道途。我们可以从〈独身〉、〈自你走后〉等诗看出蓝波在生活上的寂寞。在心灵上，他也选择了写诗这条「寂寞」的心路历程。如果所谓寂寞是指精神上的洁身自爱，不随俗浮沉，不哗众取宠，不蝇营狗苟，只是安于恬淡地执着于艺术的追求，这种情怀是可敬的。

蓝波把诗带入了生活，因此他通过诗来诠释生活，反映生活，充实生活，但要在艺术的境界上取得更大的

突破，则还需进一步把诗带入生命。让生命的哭泣成为诗的哭泣，让生命的欢笑成为诗的欢笑，让生命的智慧成为诗的智慧，生命的语言也变成诗的语言。那时候，诗是用整个生命的重量写出的，其有更大的震撼力是不待言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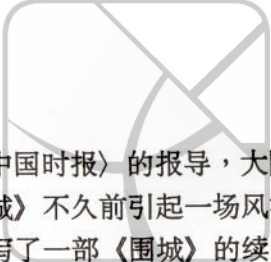
蓝波是相信生命的生生不息的，正如《变蝶》一诗所说的：

· 你要负起 / 延续香火的工作 / 你要振翼勤飞 / 更要
坚强 / 因你在风雨中成长 / 在你短促的生命中，让花结
籽成果 / 让生命循环

愿与蓝波共勉之。

5.11.1992

名著的「续集」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的报导，大陆著名文学家钱鍾书的名著《围城》不久前引起一场风波。事缘有一位叫鲁兆明的青年写了一部《围城》的续集，书名为《围城之后》。出版社为此书的初版印了十万册。而编者给它的评价很高，再加上友人为文揄扬，竟使此书大为畅销。

有人不值鲁兆明所为，写了一篇批判《围城之后》的文章，在给钱鍾书过目之后发表。文中把《围城之后》说成是一本「情节荒诞、文笔笨重、趣味低级的作品」，与钱鍾书的原著相比，「在气韵、体样上清浊不同，不啻霄壤之别」。此文作者时弘学认为，鲁兆明是利用钱鍾书与《围城》的名气来敛财，并且提出问题说：「哪有原作者还健在，就擅自写出焚琴煮鹤的低劣续书的道理？」

名作家以其巨著成名，后学是否可以在他仍在世的时后为他的名著写续集？

看来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讨论过，也似乎不会有明确的答案。

说起钱鍾书可大有来头，他是「五四」稍後期的优秀学者与小说家，博学多才，早有「才子」的美誉。其父是国学大师钱基博，由于家学渊源，所以钱鍾书的国学根基也很深厚，且治学态度严谨。其论著《管锥篇》与《谈艺录》是学术界所推崇的两部力作，《宋诗选注》是较后期的撰述，有许多独到之见。散文方面有《写在人生边上》与《人兽鬼》等集子。其行文旁徵博引，常把古今中外的典故与学识驱策于从容自如之间，而笔调机智幽默，与另一位散文大家梁实秋各有千秋，开了「五四」以后「学者散文」的先河。

使钱鍾书享誉最隆的还是《围城》这部长篇小说。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就曾极力推崇这本书，这它「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话说成名作家的著作是否可以由当世人写续集的问题。回顾中国文学史上的现象，有些被称为传世佳作的小说，一旦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影响，就有人出来搞「续集」，这在古典名著中不乏先例。但除了高鹗所写的后四十回《红楼梦》，赢得褒多于贬，普通读者也几乎把

它当作《红楼梦》的整体之外，其他如《西游补》、《水浒后传》等，都不能登大雅之堂。

现代文学中，代人写「续集」的现象极少，一方面固然是因该「名著」的是否传世尚待考验，另一方面原作者如还健在，不免牵涉到「智慧财产权」和人事捍格的问题。无端拾人牙慧，难免有叨光掠美之嫌，智者不取焉。试想，如果《阿Q正传续集》与《子夜续集》到处有得卖，则鲁迅与茅盾将作何感想？

一位作家写出了一部名著，其中已贯注著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与观感，以及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技巧。有些作品是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写，一旦时过境迁，感受便有所差异。所以，要为名著写「续集」，要衔接得天衣无缝，相得益彰，除非续作者与原作者有高度的心灵默契，否则一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中国名作家端木蕻良熟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一生的事迹，在写了口碑很好的《曹雪芹传》之后，也有意给《红楼梦》另写一部续集；但由于工程浩大，难度太高，也迟迟无法如愿。

文学作品是作家呕心沥血的结晶，不管你对原作多么喜欢，不管你对原作的受欢迎如何羡慕，你总得尊重原作者对其作品所拥有的「主权」，即使你自信能写出一部对原作有所丰富的「续集」。如果事先没有照会，也没有征求其同意或意见，事后才对原作者奉承恭维一番，冀其「大量不究」，像《围城之后》的鲁兆明之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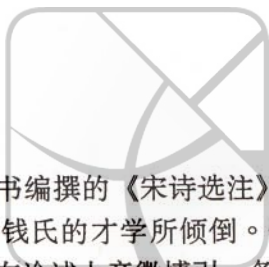
所做的那样，难免是对原作者的一种藐视和不敬。如果真的是「狗尾续貂」，那更是对原作者的一种侮辱。

用自己的心血，写自己的作品，到底还是比较有出息的，尽管它也许不能成为「名著」。

2.12.92



《宋诗选注》 具真知灼见



最近读钱鍾书编撰的《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很为钱氏的才学所倾倒。钱鍾书的宏识多才，治学严谨，在论述上旁徵博引，条分缕析，而又不乏精辟的见解，在这本选注中处处可以见到。

古典文学的研究，殊不易为，特别是要搞诗词选注这一类的工作，得在文学史、声韵学、校讎学、考据学等方面都有所涉猎，又得熟读各种诗话、词话和笺注、像钱鍾书研究宋诗那样，「得去尽量翻看宋诗的续集、别集以至于类书、笔记、方志等等」；还要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才能辨伪存真，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言，而能有客观而正确的看法。钱鍾书这本《宋诗选注》，肯定是「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其特别引人入胜的地方，也得力于钱氏本身的学识修养。

《宋诗选注》的体例并不繁复，所选的宋诗也不庞杂，能让人有「花不多时间，而得窥宋诗精华」的感觉。钱鍾书在卷首所写的序，本身就是一篇精彩绝伦的学术论文。卷内所选的八十家宋诗，对每一位作者都有精要的介绍和评语。诗末附有注释，除了解释诗句含义之外，经常注明出处和引证有关的典故，或指出作者的修辞特点。

钱鍾书在序文中，开宗明义就点明了宋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归纳了当时知识份子的心态和诗中反映现实的不同方式。钱氏一方面肯定宋诗的成就，「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但也着重指出宋诗的最大流弊在于「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并指出其末流所造成的恶劣风气：「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越来越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钱氏在发挥论点的同时，都能以宋诗的实例佐证；言之成理，论之有据，使人折服。

钱氏对宋诗深刻的研究和精湛的见解，表现在对个别诗人优缺点的评价上。

例如他在评述苏东坡时，就阐明苏的「豪放」，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解释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

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份的自由活动。」钱鍾书特别指出苏诗最大的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并联系到修辞学上的「博喻」来谈论；他也不讳言苏诗中「铺排古典成语」的毛病。

对于黄庭坚这位「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且对后代诗坛有深远影响的崇尚形式主义的诗人，钱鍾书一方面指出黄氏和其他形式主义者的「华而不实」、「文浮於意」有所不同，一方面批评他「黄庭坚有著著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

钱鍾书对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评价很高，主要着眼于陆诗中所表现的情操，「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与此同时，钱氏也郑重指出陆游的艺术观的可贵之处。他将陆游的有关诗论敷衍为「诗人决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阅历里，在生活的经验里，跟现实——「境」——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法」。像他自己那种独开生面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爱国诗歌，也是到西北去参预军机以后开始写的。」

钱氏也很推崇宋代的田园诗人范成大，说他「使脱

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划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渊明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

钱鍾书对于宋诗的筛选和评注并不以诗人的名气或作品的流传广度为标准，而是以内容的扎实和语言的生动自然为依归，用他自己的话说：「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也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在这些原则下入选的宋诗，如王安石与苏东坡固然皆各有十来首上榜，但后世没什么名气的诗人，在整部诗选中也几乎合占一半。这表示钱鍾书做学问「实事求是」的严谨而大胆的态度。例如他选李弥逊的〈云门道中晚步〉、〈春日即事〉等诗，说「他的诗不受苏轼和黄庭坚的影响，命意造句都新鲜轻巧。」他选王质的〈山行即事〉、〈东流道中〉等诗，指出「他的诗很流畅爽快，有点儿苏轼的气派，还能够少用古典。」另一位「直言强谏」的诗人王迈，也有三首诗入选，钱鍾书赞扬他「作品里依然保存那股辣性和火劲，处处替人民讲话，不怕得罪上司和同僚。」不管文学地位如何，只要作品具有特色，皆能在〈宋诗选注〉占一席之地，这便是钱

鍾书公允的治学态度。

钱鍾书是「五四」时期有名的散文家和小说家，其散文创作的特点是机智、风趣、富有幽默感。这种风格在《宋诗选注》的序文与诗人评介中也可以轻易感受到。即使在严肃的学术性分析中，作者幽默高雅的笔调仍时时流露出来：

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

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

他（叶适）尽管是位「大儒」，却并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这彷彿麻雀虽然是个小鸟儿，飞得既不高又不远，终不失为飞禽，而那庞然昂然的鸵鸟，力气很大，也生了一对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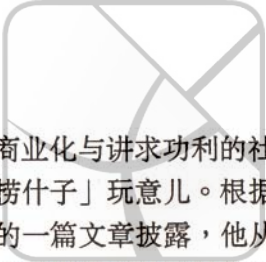
膀，可是绝不会腾空离地，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去罢。

这种字字珠玑的比喻，往往使人心领神会，对被评论的对象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总之，钱鍾书的《宋诗选注》是一部能使人欣然掩卷，得益不浅的学术著作。从中也可以学习到对古典文学的正确研究方法，并提高对诗词的鉴赏能力。

30.1.93

诗，需要相濡以沫



在这个高度商业化与讲求功利的社会，诗歌艺术早就成了冷门的「捞什子」玩意儿。根据台湾诗人洛夫在《联合报》所写的一篇文章披露，他从英国诗人口里获悉；在英国，一本诗集通常只能销售五六百册，即使名诗人的集子最多也只能卖一千册。洛夫也感慨近年来台湾诗坛的沉寂现象，诗集滞销，诗人们纷纷「另辟近利的蹊径」，在三年内竟不曾有稍具规模的朗诵会出现。

但爱诗与写诗毕竟是真正的诗人的天职，对于诗坛衰蔽的现象，诗人在无奈之余，仍有抗拒寂寞的特殊方式。在欧州，撇开由学术机构所主办的「国际诗歌节」不提，诗人自甘接受「小众化」的处境，每逢周末在一些社区举行朗诵会，听众三五十人已感满足。在台北，最近也有一批使命感较强的名诗人，发起一项「诗的星期五」的活动，预定于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举

办「小众化」的朗诵会与座谈会。每次由两位诗人主持，除朗诵他们自选的诗作之外，并就这些作品的创作理念，写作经验，以及处理语言意象的心得加以剖析讲解，最后与听众共同讨论，进行双向沟通。

诗人洛夫对「诗的星期五」这种创举由衷地赞赏，他满怀期许地说，「我们希望这项活动能消极地对抗当今社会上矫饰的、虚浮的文化风尚，积极地倡导一种精致的、深刻的、能发挥高度创造力的文学趋势。恢复诗坛的活力固然是当务之急，但如能藉此稍稍改变一下当前社会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未尝不是额外的收获。」

语云：「言为心声」，诗除了抒情之外，其实也传达了某种时代讯息，有时也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以马来西亚的情形来说，华文诗集的销量或许不如台湾，但一本够水准的诗集，销一两千册还是可以做得到的。随着八十年代中掀起的「华人文化自强运动」以后，在许多文化集会的场合，都有诗歌朗诵的表演节目。而由许多文艺团体或华文学会所主办的文艺营，更时常有诗歌讲座或诗歌研习班的举行。几年前西马诗人傅承得与游川等的「动地吟」与「肝胆行」，也激起一定的反响。

至于「小众化」的诗歌演绎或交流会，在一些「茶坊」就曾尝试过，虽然效果不错，碍于客观因素，难以继。

像台北诗人所发起的「诗的星期五」这一类活动，

倒是值得提倡的做法，不过，其参与的对象，似乎还可以再扩大，例如容纳年轻的在籍学生或各报文艺副刊的投稿者等。

我在辅导中学「华文学会」的过程中，便曾召集了一批爱读诗写诗的同学，以「文艺进修组」的名称，每个月定期集会，互相谈论心得，或由导师评析作品的优劣。学生之间，自设「最踊跃写作奖」与「最勤奋阅读奖」，每月颁发一次。如此一来，学生们对诗的兴趣得到鼓励和发挥，所写的诗也相当可观。

诗，在这个社会越来越趋向于无「价」，但物以稀为贵，它也因此越来越变成「无价」。

只因为，读诗与写诗，毕竟是一种高尚的心灵活动。

31.1.93

我读《父女图》

「性情中人」陈蝶在十年前来到砂州，像一只文彩斑斓的蝴蝶，在我们这个多森林多雨水的地方找到她心目中的素白胡姬，就此栖迟山林。偶尔从感情的山林间振翅透气，总翩飞起一股清新的气息。

我和陈蝶的交情，似乎保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阶段，但我对她的文学才华是很欣赏和钦佩的，特别是当看到文坛上的女作者排队要当「才女」的时候，我就和她开玩笑说：「干嘛她们老把前头的空位给占去了！」

《父女图》正在排印的时候，正好我也在处理我的一本著作，几次在印务公司遇到她，见她对这本书的设计要求很精细，特别是美工方面。大概这是本父女合集，她想把书搞得像样一点，以讨老人家的欢喜吧。

书印出来了，以本地的水准来说，果然很精致，但

更精致的还是陈蝶的文笔。我心想，十年的砂州修炼，青山绿水的熏陶，已使蝴蝶的斑斓愈形焕发，翕翕然点缀成蓝天丽日下的一抹凄迷。

方昂在读到〈烟民宣言〉时不胜欣羨，羨的是陈蝶「纵横恣肆的文笔」，并写了一篇〈有肝有胆无脾〉相和。的确「纵横恣肆」是她那辑〈行将不惑〉专栏的特点，只有读书广博，率性不羁而不乏风趣的人，才能写出纵横恣肆的文章。

在这一辑里，她谈年龄，谈穷，谈权位，谈脾气，谈抽烟，谈政治，谈兼职，谈世风，谈自许和自贬，谈自杀，都能言人之所不曾言，信笔挥洒，谈笑风生，而发人深省，课题很大而举重若轻，是「大题小作」的耐读作品。

但我最欣赏的还是陈蝶的「极短篇」，佛禅之说，我不甚了了，但那种如真如幻的境界，我却认为是极短篇中不易达到的「精品」。它使我想起早年读川端康成或三岛由纪夫等日本作家时所引起的感觉，又觉得有中土传统的「玄机」和禅味。布局之精巧，语言之洗炼和意在言外，又使人从文学的角度对它爱不释手。一篇短短的〈秋夜闻砧〉，表现了陈蝶性格中佻皮和蛊惑的一面，这是在别的女作家作品中看不到的。

此外，陈蝶的入世随俗，潇洒而自嘲，但又不免悲天悯人，心悬环保，鍾意古典等纠合情意结，在其他篇章中都「款款曲曲」地流露出来。

顺便一提，卷首所收的陈蝶令尊惠俊老先生的四十首仿古体诗，以拙朴而通俗的文字，写「槟山农隐」的家居小事和隐者心态，也给人「透心透肺」的真实感，像喝农家自酿的陈年米酒一样，酒味不赖。

虽然我和陈蝶同姓，但我们的人生态度恐怕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却不会影响我对她的人和作品的尊敬。这是我对其他「大相庭迳」的文人所不容易产生的感觉。我想这是陈蝶的特点。



7.4.93

激情时代的理想讴歌 ——读雨田的《阔别》

有机会读到六十年代砂劳越诗人雨田的一叠泛黄的旧诗稿，平静的心湖不禁掀起波澜；仿佛听到杂沓的时代脚步，在历史的转折处渐行渐远，只留下伤残者仆倒的血迹和阵阵在空间里偶尔回荡的歌声。

五、六十年代之交是个热火朝天的时代，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像一股无坚不摧的狂飙，席卷整个东南亚。许多在这个年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怀抱着远大的理想，以国家民族为己任，誓把家邦的落后面貌彻底改变，决心为同胞们摆脱贫穷困苦的命运。他们在集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筹组与拥护合法的政党，深入穷乡僻壤，把进步的政治意识带给土著同胞，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为促进民族团结与创造美好的明天而跋涉奔走，不辞辛劳。这些年轻的社会工作者的无私胸襟与理想主义的精神，的确曾把巨轮推向一个旭日初升的方向。但世事难以逆料，突然一声霹雳，风云乍变，

山河泣血；颠沛流离，乃至失去自由的灾难就在前面等着他们。激情时代的理想主义者的讴歌，变成了一阕阕凄绝的悲歌挽歌。许多身受者在缅怀“逝者已矣”的沉痛心情下，恐怕只剩下数声无奈的歎嘘罢了。

尽管如此，当历史的巨轮已颠簸过这一段极其坎坷的历程，当这片土地上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息，沐浴在和风熙日下的人们，能不为当年这批热血青年所浇下的血汗而心怀戚戚？能不为他们当年满怀诚挚的正义歌唱而肃然动容？

在这种心情下我翻阅了雨田好几首写于六十年代的诗歌，并且为其中一首题为《阔别》的情诗所深深感动。

雨田在诗后附记中透露，他的爱人当年曾是某合法政党的基层干部，在党的号召下，到拉让江流域的民族区去招收党员，为该党争取自治独立的政策展开宣传。作者本身那时在油城美里工作，因思念远别的爱人而写下这首情诗。

诗一开头，描写诗人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倚在窗前小憩，看到幽静柔美的黄昏景色，很自然地想起远方正在涉水翻山的恋人。诗人以巧妙的笔法引出这种绵绵的思念：“翅膀乘着情思的胳膊 / 驾一丝风儿 / 跟着你 / 在丛林野岳穿梭”；而读者也仿佛随着诗人所展开的心灵翅膀，轻轻地伴着它进入一片奥秘的丛林：“看烟霞雾海和 / 山峦情意缠绵 / 听清脆的鸟音揉成新歌 / 一双

麋鹿在树下闲逛经过”。原来诗人所心爱的少女，就在那奥秘的丛林怀抱中探索，她所探索的想必就是祖国光辉的明天吧。

诗的第二节，诗人发展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并在意境上作了一些转换：“曾有多少这样的时刻 / 握着你从浅滩激流里 / 掏来的石卵 / 这时刻你应坐在平滑的大石上 / 在瀑布飞流旁洗澡 / 或者正是你思念我的时刻”。在这里诗境很自然地出现了“主客易位”的变化，衬出这对恋人的相爱之深，两情相悦，心意相通。接下来，诗的调子随着诗人对理想和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而逐渐变得高昂起来：“伫立在大山的峰巅 / 俯瞰滚滚的大江飞涛雷动 / 震撼着 / 像要喝醒渐渐迷糊了的江山 / 我尽让遐思驰骋 / 追随你惯于跋涉长途的脚步 / 犹豫着只怕赶不上 / 你富丽神奇的生活”。然而诗人也深深体会到其爱人为集体事业而跋涉山野的艰辛，他的诗句带出了具体的描述：“一荫老树 / 一条横枝 / 搭上一个篷帐 / 再不然 / 在枝桠间挂一块麻布 / 憩息一个夜晚 / 等着天明去赶路”。这种艰辛是有回馈的，也是其爱人工作干劲的慰藉：“有多少赤膊的豪迈兄弟等着你 / 诉不尽的豪情盛意 / 愿上苍的赐予 / 他们会留住你 / 在这安适的夜 / 叫你和伙伴寄宿在长屋里”。

在第三节里，作者将他和爱人的理想升华，以大自然的壮观来衬托彼此广阔的心胸：“你望穿了河山 / 我与海洋作伴 / 你看惯飞瀑横扫拦江石柱 / 我看惯怒涛崩

空卷岸”。这“江山多么娇娆”正是这对青年努力工作的力量泉源。在这里，作者避开了“我要为祖国而献身”这一类概念的表白，把诗境跳接回来，抒发了期望有情人幸福团聚的心愿：“有朝一日 / 倚在波涛上的长桥栏杆 / 携手同赏初升的太阳 / 望浩瀚的南中国海 / 擎起千万把波澜 / 接上万里晴天 / 对这一片景致 / 让我们互诉阔别 / 再比一比怀抱”。最后两句，仍然扣紧他俩对集体事业的忠诚和持续的信念，把“小我”之情融入“大我”的前景中。这便是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总之，这首诗感情真挚，情景交融，意境深远，语言明朗亲切，可算是六十年代的一首佳作，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有一定的感染力。由于客观因素，许多六十年代的砂华文艺作品已大部分散失或湮灭，幸好六十年代作者之一的雨田保存了他这首佳作，使我们得窥当年的文学风貌。对于有意整理砂华文学史或研究社会思潮演变的人来说，我愿意向他们推荐雨田的这首诗。

1. 5. 1993

附录：

阔别

□ 雨田

(一)

倚窗前

一片黄昏景色

静寂蕴涵迷人的柔和

只一丝微风

悄悄拭去苦闷和寂寞

翅膀乘着情思的胳膊

驾一丝风儿

跟着你

在丛林野岳穿梭

看烟霞雾海和

山峦情意缠绵

听清脆的鸟声揉成新歌

一双麋鹿在树下闲逛经过

奥秘的丛林

我的爱人如今

正在你的怀抱探索

(二)

曾有多少这样的时刻
握着你从浅滩激流里
掏来的石卵
这时刻你应该坐在平滑的大石上
在瀑布飞流旁洗澡
或者正是你思念我的时刻

伫立在大山的峰巅
俯瞰滚滚的大江飞涛雷动
震撼着
像要唱醒渐渐
迷糊了的江山

我尽让遐思驰骋
追随你惯于跋涉
长途的脚步
犹豫只怕赶不上
你富丽神奇的
生活

一荫老树
一条横枝
挂上一个篷帐

再不然
在枝桠间挂一块麻布
憩息一个夜晚
等着天明去赶路

有多少赤膊的豪迈兄弟等着你
诉不尽的豪情盛意
愿上苍的赐予
他们会留住你
在这安适的夜
叫你和伙伴寄宿在长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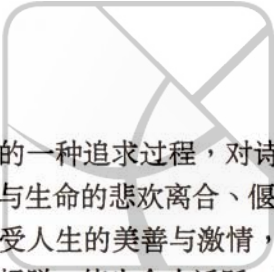
(三)

你望穿了河山
我与海洋作伴
你看惯飞瀑横扫拦江石柱
我看惯怒涛崩空卷岸
江山多么娇娆似要衬托你们的豪情
你的音容笑貌
我这久居的海边城乡
等待着你的拜访
有朝一日
倚在波涛上的长桥栏杆
携手同赏初升的太阳

望浩瀚的南中国海
撑起千万把波澜
接上万里晴天
对这一片景致
让我们互述阔别
再比一比怀抱



我的诗观



写诗是生命的一种追求过程，对诗有禀赋的诗人须把诗带入生命，与生命的悲欢离合、偃蹇激扬共脉搏。

写诗使人感受人生的美善与激情，使人有所希冀，有所充实，有所超脱，使生命力活跃，避免僵化。

诗人是在俗世中寻找自我的真实，在大我中寻找小我的价值，在自然中寻找人与环境的和谐。

诗人的胸怀是个敏感的湖泊，一切美好崇高的心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投影。

诗人须有择善而固执的精神，不应随波逐流，迷失自己。

诗用以传达的媒介是语言。诗是语言的提炼和丰富，而不是语言的扭曲和破坏。诗有言外之意，其意乃来自诗人睿智的透视，思维的外铄与审美品味的延伸。诗人对于语言的驾驭是基于“熟能生巧”的原则，即使

不能出神入化，也要尽量做到清新、生动、贴切。诗人多少具有天赋的语感，可以纵横捭阖，挥洒自如，但仍要适当照顾语言的规范，要经得起分析。诗人要说“人话”，而不是在玩密码，写诗首先要考虑的是沟通与读者共鸣的问题。诗虽以含蓄为尚，但必有可解与联想的线索，绝对自我的诗可以不用发表。

诗贵在创造性与风格，每个诗人都应是一种新诗风的创造者。这诗风是诗人的文化素养、生活阅历、人生经验、语言姿采与个人情操的总和。

诗人是深谙传统之后才超越传统，而非在新奇的幌子下盲目跟风。诗要有感而发，言之有物。诗的技巧则根据不同的内容而设计，要做到浑然一体。徒然摆弄花俏或一味矫饰，并不能弥补内容之不足。

诗的实质来自时代感、历史感和生活感。诗的亲合力来自乡土性、社会性和人文性。

写诗是一辈子的事业，贯注的心血越多，所浇出的诗的花朵就越芬芳。诗人可以一年不写诗，但不能一日不读诗。诗就是诗人用生命和人格所唱出来的歌。

花踪的回想

花踪的最大意义，是发动了许多年轻的文艺爱好者热烈地参与，我相信他们是诚心诚意为文艺的薪火传承而来，而不是为了争睹“文艺明星”（多别扭的字眼！）或等着上台领奖。

虽然在工商业社会中，“文艺”这捞什子并不吃香，但它是真正触及人类灵魂深处的东西。在这方面，著名台湾诗人郑愁予所演讲的〈在中国诗中的道德和律德〉，显得特别有意义。郑教授谈到诗中的人文观照、道德内涵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我认为有“发聋振聩”的作用，很能启发人的思想。盖文学者，人学也。如果连“人”都作得不好，还遑论当什么诗人。写诗数十年而卓有成就的郑教授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也应使许多人明白，好诗并不是一味靠标新立异、卖弄花俏就能达致的，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与真诚悲悯的情怀才是好作品所应具备的要素。

大规模的文艺活动有掀起文艺风气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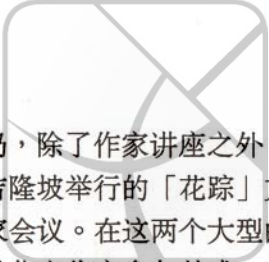
要看内涵和实际效果。几十场花踪演讲，热闹是够热闹了。许多藉飞机而不是藉海水飘来的花踪，也使花圃一时显得缤纷艳丽。但来日的百花盛开，争奇斗妍，则要看是否真正扎下文艺的根苗，是否有人辛勤地耕耘灌溉。如果在巨奖与掌声以外，也能在稿费酬劳，出版丛书、发行本地有水准的著作等方面多作鼓励和带动，我想花香叶茂果硕的美好风光应指日可待。

每一种花都有它自己的香味，因为它吸收了脚下的水土和摄取本土的阳光而成长起来。热带山林中的野胡姬和路边处处可见的大红花，并不一定就比异国高贵品种的玫瑰、牡丹来得“黯然失色”。我希望许许多多的野胡姬和大红花们，不妨开怀吐纳八方的风雨，骋目天下的风云，更要汲取母亲大地最珍贵的养料，开出我们傲然的娇艳。我不希望老听到爱护我们的人说：“马华文艺，在如此如此的社会情况下，还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容易了。”言下之意呢？……

花踪甄选奖的复审会议上，快人快语的马华作家陈应德博士说了一句话：“如果下届的花踪决审没有马华作家的参与……”我想他是一位更懂得爱护本地花卉的人，虽然他可能更爱吃本地的榴槤。

好吃的东西有时会像榴连一样，香味浓郁，营养丰富，但外表有刺。

马华文学不宜 妄自菲薄



近来文事频仍，除了作家讲座之外，较隆重的还有十一月中先后在吉隆坡举行的「花踪」文学奖颁奖礼，与海外华文女作家会议。在这两个大型的文学活动中，都有不少的海内外华文作家参与其盛，其中不乏素负声誉的著名作家。这些作家在会议发言或接受记者访问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对马华文学的观感或对它今后的发展表示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固然有的是应酬式的，或像蜻蜓点水似的不着边际；但具有「真」知「灼」见，真正爱护与关怀马华文学的外国作家也不乏其人。这里引录几则他们的谈话，也许可供从事马华文学的朋友们参考。

台湾文学评论家齐邦媛教授对目前台湾文风的趋于颓废和浮躁感到忧虑，她说：「现在的台湾，社会上不断冒出许多暴力和毒品的问题，使到台湾的文学，尤其

是许多青年写作者也受到了影响，作品中流露出新一代的颓废心态和浮躁倾向。」反观马华文学，她认为这里的作家有最单纯的思考空间和真诚的环境；至少不会像台湾近年来所衍生的许多社会问题，使到文学的走向面临严重的考验。她特别提起台湾〈联合文学〉杂志所主办的小说新人奖作为例子，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决选的二十八篇文章中，有二十篇的内容灰暗，声调苍凉，作者所描述的行为在常人看来，十分腐败。

那些喜欢标新立异而以台湾文坛的风向马首是瞻的人，听到齐教授的话，不知作何感想？

在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新加坡诗人淡莹女士，很羡慕目前大马的华文文学气候。她很惊奇地看到大马还有许许多多热爱文学的年轻人，赶来给文艺活动捧场！反观新加坡的文艺讲座会，她说：「往往是小猫三两只，落到讲的人没心机，听的人无趣的地步。」至于征文比赛，参选作品也少得可怜。一般青少年都注重物质享受而不肯花心思去阅读文字。这种文学的「无力感」，使从事写诗的淡莹女士感到非常寂寞，但她自有诗人的傲气，强调「作诗不再是单纯的兴趣，创作已成为一种精神生活，并非物质可以取代。」

从社会发展的步调来说，也许新加坡的今天就是马来西亚的明天，何况这两个邻国关系极为密切。那么，新华文艺目前所出现的局面，是否会在马华文坛翻版呢？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与警惕的问题。

另一位同样来自新加坡的青年小说家彭志凤提出了他的看法：「现在新加坡只剩下钢骨水泥，土地快成为意象了。年轻一代的作家，许多都走错了路，他们不再以新加坡为依归，往往以海外国家，尤其以台北为他们心中的故乡，他们的作品也往往以发表在台湾各大报的副刊为目标。」

他对新加坡下一代的寄望不高，问题是出在视野受到极限，心中充满窒息，土地只在梦里才可以见到，乡土的感觉越来越远。对比之下，彭志凤较看好马华文学，认为在和谐的种族关系与丰腴的土地条件下，马华文学已凸显了具有产生优秀作品的气候，尤其是马华小说，令人感到震撼，它的水平和素质已肯定有了发展的潜能。这与齐邦媛教授的看法刚好不谋而合。

也许我们不该过于乐观，一味闻「赞」则喜，一厢情愿地以为马华文学真的已大成气候了。但外国作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扰肯定比我们多，他们在那样的逆境下，仍能保持清醒，发愤自强；我们还能像以往一样盲目跟风，或者故步自封，甚至妄自菲薄，不思上进吗？

是应该拿出好作品来的时候了！

小人物的悲喜剧

——序薛嘉元小说集《榨干油汁的烟叶》

薛嘉元君是我的南大学长，在大学里念的是外文系，现任砂劳越玛拉工艺学院的英语讲师。我只知道他的英文造诣很高，为人也热心公益和社会工作，没想到他竟然对文艺创作有兴趣。当他把一大叠旧作拿给我看，要我为他的小说集作序时，我不免感到意外和惊奇。

薛君笑曰：“不弹此调久矣。”原来他这一批小说都是六十年代左右的旧作，在朋友的鼓励下，他要选几篇结集出版，以为年轻时的笔耕岁月作个纪念。

薛君这一批小说作品既产生于六十年代，难免带着六十年代某些写实小说的通病，那就是手法较为平实，流于平铺直叙；有时插进议论，人物刻划也比较浮泛。但那种关怀社会，同情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感情，却是十分真实的，这也是那时代严肃的文艺作者的可贵之处。通过薛君的细腻笔触，让我们重温了六十年代的落

后农村或乡镇的一些小人物悲喜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也许那本来就是新旧交替的时代，而作者又着重于揭露不幸与落后的一面，藉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读薛君的小说，总体的感觉是题材稍为陈旧了一点。例如〈含苞的希望〉写农村老一辈“重男轻女”的封建头脑，做爸爸的认为女孩子是赔钱货，养大了就是别人家的，而不肯让考第一名的女儿升读中学。〈血祭〉写少女盲婚的遭遇，愚昧的家婆把她当作生育的机器，害得体弱的她终以难产而告别人间。〈生活的死囚〉写耽于烟赌的丈夫，怎样丧尽天良，把妻儿当作出气筒，不顾家人的死活。〈家有玉女〉写农家的独生女，与邻家小伙子恋爱，却面对媒婆为富商说亲与家长逼婚的压力，最后以假“怀孕”而嫁到邻家，幸运地避过被坏人拐骗的圈套。

此外，〈凶手〉是写一对同居的青年男女，女的未婚先孕，为男的放弃了学业和一切。但男的在任职警界后却见异思迁，女的由爱生恨，以枪杀夫。〈宝宝的礼物〉写德士司机为了给家里的小宝宝买圣诞礼物，超载搭客而收到罚款传票的小插曲。这两篇似乎皆以新加坡为背景，与上述几篇的乡村题材大异其趣。

薛君的小说多写小人物，情节一般上不很复杂，文字少见沙石，对话也写得有个性化，但总给人“艺术加工”还不够的感觉。我想这“艺术加工”应包括小说的

布局和描绘技巧，人物性格矛盾的有机刻划，语言感染力的加强以及主题思想的深化等方面。

我认为薛君小说中比较特别的几篇是〈拓荒者〉、〈龙伯出马〉与〈榨干油汁的烟叶〉。

〈拓荒者〉写木山工人的悲歌，生活细节有真实感，语言粗犷泼辣，但故事性不强，少了一点震撼人心的控诉力。

〈龙伯出马〉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时代农民的悲剧故事。几个农民在土产无价的困境下，冒险到不准开发的芭地种木薯，结果被逮进警署。他们的家属只好央求“有衙头”又能说红毛话的龙伯出马疏通，以“咖啡镗”贿警了事。小说的重点放在“想耕作劳动的人偏偏没有土地，开一块芭地就要做逃犯”的不平之鸣；并用曲笔突出了龙伯这个表面热心助人，其实中饱私囊的假“善人”形象。这是那时代许多“有办法”者的写照。我想曾在五六十年代度过“新村”黑暗岁月的老一辈人，可能对此篇小说有“感同身受”的体会。

请看作者怎样以几个小动作和寥寥几句对话，就使龙伯那种伪善而精于作状的性格被活生生地显示出来。

他（阿财伯）将两百元塞进龙伯手中，又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请龙伯转告三划他们的感激。龙伯又去警署后面，三划跟着。龙伯数了五十元给他，又拍拍他的肩膀。

这样几个人的手铐被打开了。

“你们受惊了，我请杯茶压惊。”龙伯说。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感激都来不及。”

“那里，做人总要互相帮忙。这是我龙伯做人的原则。”

於是六人到了咖啡店，龙伯对伙记说：

“记我的。”咖啡店的人客都听到。

“我这儿方便。”阿财伯抢着付钱。

“你是不赏我脸。”龙伯一脸严肃。

〈榨乾油汁的烟叶〉应是集子中较完整而又较有深度的一篇小说。作者可能对种烟叶的农人有过相当的了解，所以写他们在旱天时，担心烟叶被晒干的焦虑心情，以及遭受商人剥削的无奈处境，都写得细腻生动，引人同情。结尾时，因收购商之间的勾心斗角，而使烟叶不致於贱价出售，但整篇小说的基调是沉郁的，揭示了烟农的日子很不好过，在商人的盘剥与“靠天吃饭”的阴影下，种烟农人的命运就像被榨乾了油汁的烟叶一样，面临乾瘪贫瘠的下场。小说主人翁李大伯“再一次与家人浸在阳光里”的感觉，只是给人暂时喘一口气，往后又要面对一连串的坎坷与逆境。

这篇小说的描写文字，有好几处运用得很生动，例如：

“缺水烟叶焦黄、薄薄的，采上几百株不能上担。水淹几小时，根部便腐烂；太阳一出，不太严重的，叶子活像油炸的猪皮；严重的则像八爪鱼脚，卷成软绵绵的一条条，收买者看了摇头。”

在刻划人物形象方面，同样是唯利是图的商人，陈老板和秃头经理的嘴脸和说话语气便有所不同。

小说中的李大伯向陈老板的杂货店赊账，条件是在烟叶收成时要先卖给他，陈老板说开账单有伤和气，却暗中把货价抬高了才赊给李大伯。李大伯发现账目比儿子大明所记录的多了一百多元，向陈老板追究，岂料他竟说：“李大伯，你是越老越糊涂了。孩子做事怎么会可靠？再说我陈某人做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但还未听人说我算错或记错？李大伯，你相信孩子还是我呢？”

可是，当陈老板要收购李大伯的烟叶时，他却这样恭维大明：“……我与兄弟亲友们都说你有福，有这么一个成器孩子，胜人家有几十依葛树胶。大明老成持重，做事头头是道，一派大人模样，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那种城府深沉、故作公允客气的奸商嘴脸，从他的说话语气中表露无遗。

当李大伯在陈老板处吃了亏，转而向本地厂家兜售时，那位秃头经理先是诸多刁难，怪李老伯没向他拿肥

料，又嫌他的烟叶不够熟。但一碰到同行竞争，他却“纡尊降贵”地跑到李大伯园里，连声叫他“头家”，口气也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好，这种叶子够大够厚。头家，我说像你这样种烟有经验，不怕淡收成，怎么你不向我拿肥？你想我会计较吗？只要你开口，我都乐意帮忙，那儿有不放的理由？改次尽管开口吧，要拿多少都可以……。我在这儿帮你采，车在路口等，你也省得费力载去。”

这是另一种前倨后恭、看风驶鲤的做生意手段。真是把说话者的神态都写得活灵活现。

薛君通过他的小说，为我们描述了旧时代中的一些小故事（即使是落后愚昧与不幸的一面），使我们对过去的社会有所认识，对今天的社会有所省思。薛君写小说时那种关心民瘼，鞭挞现实的丑恶，同情下层不幸者的精神，是值得加以肯定的。对于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的文艺手法上的局限性，我们希望他能予以克服。

随着社会的演进，资讯的发达，文艺思潮的冲激，近年来，不论是中国、港台或马新一带的华文文艺，都出现崭新的风貌。马华小说作者在发扬“关心社会、反映现实”的创作传统之余，在小说的内容开拓与技巧等

方面都不断有所提升。薛君如果有意继续小说的创作，是需要多作一番阅读与吸收的工夫的。好在薛君有良好的中文底子，在大学时又不乏接触英美文学，希望他能博采这两种源流文学的长处，多向优秀的小说作品借鉴，进而写出具有其个人风格的成功作品。

其实在这急遽变动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些具有写作经验和热情，又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且具备较高学识与剖析能力的文艺作者，积极投入创作的行列，以便为时代留下更深刻的记录，为广大读者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我希望薛君的“久不弹此调”只是一句戏言。

28.2.94

被遗忘的乡野

——序沈庆旺诗集《哭乡的图腾》

(一) 蜕变的前奏

当一个孤独的山林行者，“背着黄澄澄 / 像黄皮肤一样 / 逐渐叫黑夜给噬蚀的夕阳”，在默默地赶路。他一行行饥渴的足迹，朝着归乡的方向。而故乡，却迷失在苍茫的暮色中。

当山林族群的长屋，在清晨“撑开多睫毛的窗 / 揉一揉 / 那被雾锁了一宵的眼睛 / 向落居于此的朝阳 / 无精打采地招呼一声”。这原是猎人的部落，却“隐隐地 / 像许多被禁猎的野兽 / 远远地抛在浓雾里”。

当长屋中主持祭典的“孟南”，在狂欢的节庆，在荡不起回响的长廊，绕着一圈圈不断重复的步伐，“像一段失落的经文 / 在寂黑的年代里 / 孤单地唱着 / 一遍又一遍父子相传的 / 不曾明白过的 / 古老褪色的咒语”。

当八月乾旱的季节，“耕种的火 / 熊熊燃起 / 天空

正在窒息 / 土地正在爆裂”，而曾是“黑壤朝天”的沃土，却在“刀耕火种”者的手里，让谷种“茁长成一株株 / 贫血的瘟神”。而那些独倚长廊，与瘦狗为伴的老者，徒然歔嘘的，“只是手臂的赘肉，已在时间的皱纹里松懈 / 只是习俗的长耳垂 / 已羞缩在耳珠里 / 只是黄灿灿的耳坠 / 已变卖成骨董”。

当山林溪畔那纯朴清稚的采蕨少女，卸下了“用经纬清晰编织传统的‘布娃’纱笼”，以“容易挥发”的虚荣，走入“一座饥饿的蛛网”，终于堕落“在繁华世俗黝黯的 / 小阁楼里 / 廉售裸贞”；而更多刺青纹身的儿郎，却用传统的槟榔剪“截断脐带和乡土的牵系”，并且“蜕变成山林的弃儿 / 放逐在繁华的文明中”。

当文明像一支利箭，“搭上现代紧绷的弓弦，射向古朴的乡野”，而为财团挖掘钜富的“木山道一直深入 / 深入到山林的心脏”，在摧枯拉朽般的电锯声中，造成“山林已失色 / 啜泣满山年轮裸裎”；而那条山林族群的命脉，却任“浊泪汇流成拉让江”，无奈地“淤积成青山乾渴的记忆 / 三分苍郁 / 七分惆怅”。

当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无助与无奈中凝成低沉的叹息，你会深深感喟，一座乡野将被遗忘，并且被长久地遗忘。

那儿曾是广袤而富於生机的大地，原住民世代代在此过着原始而宁静的生活，在此繁衍，在此劳动，在此歌唱。那儿曾有清澈的河流，纯净的蓝天，充满猎物

的森林，清幽芬芳的野胡姬……。

如今在文明的冲激下，这片乡野已被遗弃。乡野的子民，憋不住文明与繁华的憧憬，纷纷抛下传统，抛下习俗，涌入城市，涌入物欲的无底洞；换来的是失望，是失落，是彷徨，是迷惘；以及像汗斑一样，流遍肌肤的泪渍。乡野只留下梦魇，留下迴荡的咒语，留下一尊尊“哭乡”的图腾。

这是一个山林族群在通向文明之前的挣扎和蜕化，与面对社会急遽变迁下所付出的辛酸代价。砂劳越华族诗人沈庆旺的诗集《哭乡的图腾》，尝试为我们描绘出乡野与山林族群在蜕变中的剥蚀画面，以及深深勾勒在画面中的粗糙线条，仿佛一幅幅抽象而阴冷的现代画，以多视角的效果，向我们展示灵魂深处的悸动。作为一个手法独特的诗人，他选择了灰黯和孤寂，有时甚至是病态，作为整部诗集的基本色调，例如：

将哭泣冷冷呼唤成一片痴妄 / 朝长廊一圈
圈 / 一圈圈 / 迴旋这朵念乡的幽灵 / 无从应化
/ 无从应化成孤单的夜色（〈梦回乡愁〉）

碎溢的汗渍沁不透 / 贫瘠之容颜 / 憔悴 /
故乡蔓生的野蕨 / 有着夜 / 染也染不黑的赭色
/ 在荒芜乡土的雨霁 / 一丛丛 / 一丛丛长成营
养不良 / 伊人的发髻（〈月晕熏醉的〉）

寂静的夜常把忧悒 / 咳成一阵阵 / 的寂寞
/ 我以醉晃的步履 / 覆你轻轻的呻吟 (〈我们
的夜总是长得不见边际〉)

(二) 存在主义与「四不挂搭」

读沈庆旺这部诗集，不由的使人联想起存在主义，这种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兴起於西欧的哲学思潮，经法国的萨特引入文学领域（当时以小说为主），曾引起广泛的影响。萨特认为人孤零零地被抛到这荒谬的世界，心灵难免会产生被遗弃的焦虑、痛苦、烦躁以及对死亡的战栗和恐惧，故其作品中常流露一种悲观绝望的情调。存在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即是科技文明对传统世界观的冲激，使现代人在存在意义的摄受上，陷入“四不挂搭”的困境中。而對於一个突然陷入文明包围的原始族群，这种“四不挂搭”的处境更为尴尬。虽然沈庆旺在诗句中说：“森林里没有什么哲学 / 哲学里也没有森林”但他也强调：“没有森林的族人 / 没有故乡 / 没有图腾的部落 / 是捻熄的香火”。这就是“图腾”这个意象在沈庆旺诗中重要的象徵意义。

现代人在文明狂潮下的“四不挂搭”的处境，借用唐君毅先生的诠释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上不在天”是指宗教信仰的崩溃，神失去庇护的作用。“下不在地”是指科技理性一枝独秀，自然世界沦为被征服的对象。“外不在人”是指人

情味被工业社会的冰冷的权力与义务关系所取代。“内不在己”是指人类在物欲膨胀下，原本宁静自足的心灵，让位给纷扰不安的意识形态。正如沈庆旺在〈我蹲踞在那柱孤单顶端挖空心思搁置明朝繁华的瓮中〉所暗示的：

或许 / 当宁静消失或许 / 当纯朴湮灭或许
/ 当原始绝迹或许 / 当山林消失或许 / 当乡土
已没有乡土 / 我们将是谁 / 谁将是我们 / 而冰
冷的时代 / 像一只都市的性感生物 / 总在引诱
年壮的族人 / 交媾 / 之後 / 刺激成 / 没有乡愁
没有图腾没有刺青没有开敞胸怀的 / 快感

（三）文明的副作用

對於那些还没有全面经过文明洗礼的山林民族，在还未接受文明的教化与提升之前，恐怕已“未见其利，先见其弊”了。请看沈庆旺诗中所展示的真实景象：

1. 原我的失去

要持续多久 / 同样的动作 / 磨弃旧有顽强的
线条 / 却划下新的败痕 / 我的雕像离我的面
目 / 越来越远（〈雕匠〉）

自尊倾倾斜斜 / 倾倾斜斜在衣锦还乡的部

落炫耀 / 而长长长长的长屋 / 我们的根 / 竟没有一片板地 / 容我站得稳 / (〈月晕熏醉的〉)

2. 传统的断丧

走入繁华的云雾里 / 掌着千百年前的香火 / 噢 / 祖先 / 您愿意时 / 就熄了灯吧 / 我将剖析你于幽暗 / 当所有的族人 / 都褪下 / 兽皮战衣和「达都」 / 一切传统 / 将在我心中消逝 (〈倦〉)

传统用槟榔剪 / 截断脐带和乡土的牵系 / 我遂蜕变成山林的弃儿 / 放逐在繁华的文明中 / 茁长 (〈血缘〉)

走入节庆像 / 走入噩梦 / 挖掘陈旧的伤口 / 痉挛在原生的凄叫 / 招唤人间残余的温情 / 从血脉湍动结实的肌肉中 / 将乐极的 / 将哀伤的 / 将迷惘的 / 将失落的 / 最后一次的 / 妄情 / 摄尽忧虑 / 摄尽伤疼 / 文明已混浊我们的血 / 民族的感觉已被同化 (〈加威安都〉)

3. 环境的破坏

当木山道一直深入 / 深入到山林的心脏 /

深深刺痛原住民的梦幻 / 一切的梦幻憧憬 / 在
新月消逝无迹之前 / 跌跌撞撞在崎岖的山路间
(〈有时酒与乡愁一样可爱〉)

我只知道 / 拉让江的浑浊 / 汇流许许多多
/ 族人的血泪 (〈拉让江〉)

4. 迷途的堕落

都市的锁 / 总爱扣住我的欲念 / 也不知那
一城那一市 / 是我留连的梦 (〈浓浓酸酸涩涩
的故乡酒〉)

当心口上的脑袋 / 开始饥不择食 / 当物质
欲望膨胀族人的心灵 / 部落却越来越贫困 / 当
土著习俗地 / 一片片出嫁 / 祖先的汗水却一滴
滴 / 消逝 / 当族人以青春的肌体 / 交换货币 /
部落的传统道德 / 却迅速地崩毁 (〈部落〉)

文明的耻辱 / 教我们抛弃习俗的 / 无上装
/ 而在繁华世俗黝黯的 / 小阁楼里 / 廉售裸贞
(〈一盏月亮的灯〉)

5. 政治的遗症

至於绝对依从族长一致信行的步伐 / 已颠

簸成 / 数个极端混淆不清的政党喽喽 / 政治黑手 / 掰开了朴素耿直 / 脾气暴烈的族性 / 政治理想和长屋牢不可破的神话 / 开始分庭抗礼
(〈长屋里的神话〉)

正当发展变成政治手段 / 有人租赁土著习俗地 / 有人出售廉价体力 / 有人在农作物败退之际 / 往来於镇上买醉 (〈萎缩的部落〉)

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诗人，沈庆旺是带着同情心与不平心去描写山林族群在过渡向文明的荆棘路上所经历的惶惑与痛苦。这种同情心与不平心乃源於“共饮一江水”的兄弟般感情。但诗人毕竟不是这个族群中的一份子，不是他们的代言人。他只能以现代人的冷静观照和省思，去表达自己心中的感触。如果在反映现实的观点上有所偏颇，这种偏颇是可以原谅的。诗人對於山林族群的落后产生忧患，但對於文明给他们的冲激有更大的震撼，所以揭露了文明所带来的许多后遗症，对那些畸形的现象有所质疑。我想这也是一个忠实的艺术家的局限性。他只能以艺术手法揭示现实的问题，而不能给这些问题提供答案，答案应留给哲学家或社会学家们去解答。

(四) 弃乡与乡愁的矛盾

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朝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趋势走向，这也是扭转不了的客观规律。有些民族由於世居山林，民风闭塞，没有顺序走完他们演进的历史过程，当文明冲激下的突变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茫然失措，就会颠颠跌扑，晕头转向。这是值得同情、关怀和协助的。但这不是一个诗人的责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沈庆旺在冷静地剖示了他们落后的传统之余，由於诗人本身曾受过存在主义的影响，对文明强势文化入侵山林族群的激进方式，不予苟同。对人类原来的根——大自然一的迭遭破坏，免不了心存惋惜。於是在他的诗中，出现了以“乡愁”为旋律的一些变奏。这里的“乡愁”与其说是对逝去的乡野的眷恋，不如说是对整个母性般的大自然的孺慕之情：

我的故乡在江的源头 / 是谁与我共掬一江
之水 / 品尝乡土的醇香 / 我裸身的乡愁 / 我裸
身的乡愁搁浅在石滩 (〈哭乡〉)

像一尊空寂根生的墓柱 / 要屹立或是枯坐
/ 要枯坐或是横程 / 那越奔越远 / 愈思愈淡的
乡愁 / 已被冷落成片片 / 不能拼凑不能转化的
/ 悲哀 (〈梦回乡愁〉)

当我们侧转身躯 / 便可消除坐骨神经痛 /

当我们一起走入同一座森林 / 都能采集到 / 彼此的需要 (〈一朵不下雨的云〉)

诗集中的许多篇章，一方面写出山林族群在文明狂潮下的命运浮沉，一方面也写出他们的无助感和挫折感。但是作为这个族群以外的旁观者，总不能叫他们不要进步，不要文明，永远安於原始和落后。纵使换个立场，作为山林族群的一份子，为了要摆脱山林的浓雾，去享受城市的阳光，不惜弃乡远扬，抛弃传统，甚至把乡野当作一个禁锢的诅咒；但是，血浓於水，血缘和肤色，已给山林子民留下刺青般的胎记。当他们从城市的喧嚣红尘中偶然清醒的时候，他们不能不想起乡野，想起族人，想起同胞的命运。

这种矛盾复杂的情绪，可以从以下的诗句中感受到：

月是失色的脸 / 山林是否依旧寂寞如昔 /
思念的时候 / 斟上一杯 / 浓浓酸酸涩涩的 / 故乡酒 / 拒绝乡愁 (〈浓浓酸酸涩涩的故乡酒〉)

呵 / 我太亲太亲的故乡人 / 土地正在受难 / 天空正在受伤 / 是谁愿意别离 / 是谁愿意活在思念里 / 是谁愿意拥抱无奈的乡愁 (〈浓浓

酸酸涩涩的故乡酒》)。

正因为有了这些矛盾，沈庆旺在诗中有意流露的“回归自然”的思想，便染上了无奈和悲剧性的色彩，那些游离於主旋律外的“乡愁”调子，成了一丝丝潜意识的缥缈的呼唤。沈庆旺在表现这种微妙复杂的情绪时，手法有独到之处：

天空一只无助的犀鸟终于栖落下来 / 粗糙的咏叹还给粗糙的泥土 / 你多茧的指头早已风化 / 我正要回去 / 回去一座亲切的山林 / 像那个年代 / 祖先裸着脚板根植在弹性的土地上 / 凝望粗糙的泥土 / 交感着相依的默契 (〈在你专穆凝视中凝成的一座山林〉)

(五) 冷冷介入的艺术手法

以原住民的生活为题材，而要以现代文学的触角去测应他们心灵深处的悸动，那必须要求诗人对于这两者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想这点沈庆旺是做到了。南美洲最著名的作家，《百年孤寂》的作者马奎斯曾指出：“我读过戴着现代主义有色眼镜的萨尔戈里·康拉德和本世纪初拉丁美洲热带习俗作家，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从而发现在他们的观察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有些人只是罗列现象，而罗列得越多，他们的视野就越显

得狭窄。”沈庆旺的诗具有现代诗的一些手法，但不全然是现代主义的，他也具有现实主义的较客观性反映和事物内在连系的韧带；在引起读者的思考方面，不至於停留在罗列现象或“猎奇”的动机上。

在诗的手法上，沈庆旺较多采用了“冷冷介入”的方式。诗中大量运用了第一和第二人称，就是方便这种方式的进行。

谈到诗的语言拔巧，沈庆旺有自己的风格，晦涩和明朗互见，通顺与犯驳并存，概念术语似乎有滥用之嫌。在意象的经营上有时也刻意求工，甚至在险僻处见奇崛。除了一般的比喻和象徵，可说用得生动之外，别具姿彩的手法也不罕见：

1. 化抽象为具象

窄瘦的独木舟驮起了 / 种种矛盾的现代思潮 / 一条四脚蛇在窜逃 (〈一朵不下雨的云〉)

独木舟是山林民族原始的交通工具，象徵他们思想领域的纯朴，对矛盾的现代思潮有负荷超重之感，而四脚蛇常在丛林或沿泽中流窜，象徵惶惑不安的心态。

2. 复沓

孟南休止的绝唱在夜底 / 搜寻他的古代在
夜底 / 搜寻他的传统在夜底 / 搜寻他的哀伤在
夜底 / 搜寻他的存在 / 在夜底 / 搜寻他的本质
/ 而夜 / 竟是他 (〈加威安都〉)

这是写祭司在长屋念祷祠的情形。复沓单调的语句，表现了时间的停滞感和气氛的沉闷。

3. 图象效果

山林的荒冢
总爱把思念
孤独地雕刻成

一
柱
图
腾

(〈哭乡〉)

由“一柱图腾”四个直排文字所组成的图象效果，可说不言而喻，而且起了延缓节奏的作用。

4. 扭曲变形

我无法抚慰 / 那化石般濯濯的山峰 / 凝固

在畸变的太阳下 / 像一颗 / 不再害羞的乳房
(〈一朵不下雨的云〉)

锁骨锁不住青春 / 肋骨根根挺突 / 似在努
力地 / 把薄薄的胸皮撑起 (〈伊呢〉)

通过这些病态的描写，扭曲了事物原来的形状，加深了画面的沉重感和张力感。

5. 意识流

一片片倒毙的树和 / 童年醉卧在 / 憩睡尿
溺过的 / 长长长廊 / 骨骼间缝的今夜 / 酒后肌
肤激情的节奏 / 在咽喉 / 绽开 / 山林已失色 /
啜泣满山年轮裸程 (〈加威安都〉)

这是写长屋居民在狂欢激情中恍惚的意识活动。

《哭乡的图腾》中的三十首作品，可说是一系列结构不很严谨的组诗。作者似乎有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辐辏成总体的主题，有时难免出现内容重复之弊，一些较晦涩的文字也不好理解。我想如果读者稍有涉猎哲学或民俗学方面的知识，可能较易读懂。这与纯文学的欣赏恐怕有些捍格。这也与沈庆旺诗艺的未臻完全成熟有关。而且，他的作品内容一涉及现实社会的尖锐问题，

诗句就显得生硬而浅露，流於概念化的直陈，与描写传统的那些象徵或隐喻手法大相径庭。这不能不说是《哭乡的图腾》诗集中的最大缺点，可以举出的例子有：

政治冲激下的 / 狂流 / 在选举过后 / 只是
一声声叹息 / 那些吃吃喝喝喧喧闹闹 / 繁忙的
日子 / 都封存在开票后的记忆中（〈长屋里的
神话〉）

老师是从很远很远的城市中流放来的 / 语
言不通 / 无所谓 / 反正用国语教学 / 反正不教
原住民文化 / 反正上课下课（〈部落〉）

所以，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衡量，我还是比较欣赏集子中几首构思比较完整，形象比较集中和凝炼的诗作，如〈哭乡〉、〈雕匠〉与〈伊呢〉等。

（六）期待叙事诗的创作

以原住民为题材的诗集，《哭乡的图腾》在马华文学中可能是第一部。诗集内容以犀鸟之乡——砂劳越州为背景，它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民族的社会，拥有二十多个不同的种族，其中很多是属于较落后的山林族群，为这部诗集的内容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沈庆旺在写这部诗集之前，曾经深入长屋区，与许

多兄弟民族相处，对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构思和写作这批诗，在结集出版时舍弃了其他类型的诗篇，不予收入，可见沈庆旺的文学企图。不管他的企图是否能很好地达到，他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他着眼于乡土题材的做法也是值得嘉许的。当代拉丁美洲文学的开拓者，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在谈到拉美文学时，曾说：“我原来并不想当作家，从未下过决心当作家。我只是想找到某种方式来表达我所感受到的事物。我相信那些愿意以本大陆印第安人的原始资料 and 人民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只要资料运用得当，如同我所做过的那样，而不是陷入过分的‘风俗主义’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满足于世界主义，那么我的创作经验将对他们有所裨益。”是的，作家先得有所“感”，然后才能有所“作”，只要他的所“感”是基于人类良心，基于对人民和乡土的热爱，便能在广大读者的心中引起共鸣。所谓“越是乡土的，就是世界的。”只有掌握了文学的特殊性，才能表现人性和人类遭遇的普遍性。

以诗歌去表现原住民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是一件很艰巨的艺术工作。通常要写得较具体生动，必须有一些故事和吸引人的生活细节作为材料，并以更广大的历史空间和人类活动空间给这些作品厘定明晰的座标。成功的例子，像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

以及中国当代的一些少数民族叙事诗如《孔雀》《阿诗玛》等，都可以作为借鉴的对象。特别是表现美洲印第安人拓荒精神的《海华沙之歌》，把神话、民族性和大地旺盛的生命力揉为一体，充满了迷人的艺术魅力，是真正值得学习的优秀作品。

听说沈庆旺已在收集一些民族故事和传说资料，我在肯定他这部《哭乡的图腾》之余，殷切期待着他所写的叙事诗的出现。



20.3.94

〈南洋文艺·纸上座谈〉

答问

1) 你对马华诗坛近 20 年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 我也是从七十年代初较专注于写诗，对其后二十年的诗坛有一定的关心和参与感。大体上，我觉得近二十年来的马华诗坛，还算是比较有生命力的。我常读到一些中国、港、台与新加坡的华文诗歌，拿来和同时代的马华诗歌比较，我感到马华诗歌仍有值得自豪的地方。这二十年来写得较好的一些诗人，其作品内容和诗风都相当具有独特性，而且“关心社会”的内涵仍是马华诗歌的主流，这是马华文艺前辈遗传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在技巧上，虽不至于十分完美，但进步的轨迹是明显的。

2) 马华诗坛经过 70 年代的写实现代之争，你认为步入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出现什么变化？又有什么影

响？

* 文学上不同的流派与主义之争，我觉得是正常的现象，但有眼界的作家或诗人不应自囿于其种主义而画地为牢。七十年代左右，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曾有剧烈的争论，当时双方容或都发表过一些较偏激的言论，但事后大家都能很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以致出现了互相取长补短的现象。在争论过后，有认识的诗人反而学会了一点尊重别人的雅量，也意识到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拿出自己的好作品。这是这场争论的意外收获。这种化消极为积极的结果，连一些国外的马华文艺评论者也感到惊奇。

步入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现实主义有了一些新的发展，现代主义也有所调整。不过，由于资讯的传播，文学风貌将更趋复杂化，扎实的文学与花俏作品的互不相容，其差异性将更大。

3) 目前马华诗坛是沉静还是热闹？如果沉静，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强诗歌创作与欣赏活动？如果热闹，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现象，必须加以鼓励或给予劝告？

* 单以文学活动来说，如果拿九十年代初期和八十年代来比较，反而是八十年代的马华诗坛比较热闹。当时由文教团体所主办的诗歌讲座和文艺讲习班之类的活动，可以说层出不穷。负责主讲的马华诗人，大都能针对诗歌创作发表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或针对诗坛活

动作总结性的评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学活动较偏重于高奖金的比赛以及邀请外国名作家来亮相。前者催生了一批「有巨奖才有表现」的新人，后者则多少造成一时的好奇和轰动，当然通过他们的演讲也介绍了一些外地的文学经验。

谈到诗坛的热闹与否，我倒很怀念八十年代中期的「各民族诗歌朗诵会」、「动地吟」和「肝胆行」这些活动，我在那个时期看到这种活动的良好影响。如果诗坛的热闹是指创作的质和量的话，则我们还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4) 年轻一辈的诗歌创作者相当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你有什么看法？

* 有些年轻的诗歌创作者倾向于后现代主义，我想是追逐潮流的表现，但正如香港作家胡菊人所说的：「那些什么思想上的潮流，多数都不过是一种观念上的见解与 information，不是生命的智慧。而且像波浪那样的起伏，你追逐得几多？」记得台湾诗人杨平曾说过，某些在海外很前卫的主义，在台湾早已不那么流行了。有时我看到年轻人以玩世和虚无的态度，在写诗时过份散文化、随意化，将语言稀释或扭曲，甚至自认是一种文字游戏，我也觉得不可理解。我以为文学是有继承性的，只有深谙传统之后才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所以「创新」也要有丰富的学养（包

括语言文字的运用功力)。通常我读到一首好诗总是从几方面去衡量：诗人写出怎样动人的人生经验或感受？诗人有什么可贵的情操和慧思？有怎样新颖的表现手法？如果「求新」者能在这几方面使我有所得，我还是会同意它是一首好诗。如果读了摸不着头脑，那就只好敬谢不敏了。

5) 许多在七、八十年代相当活跃的马华诗人都沉寂下来，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疏于创作或辍笔？

* 资深的诗人辍笔不写，我想不外几个原因：(一) 在诗的内容和手法上长期无法自我突破。(二) 没有了诗人的敏感，对社会和人生感到麻木，随俗浮沉。(三) 诗人旁骛太多，写诗已不是他的「正事」。(四) 诗人已变成另外一种人。

6) 你认为有哪些有力因素，可以使诗歌在校园扎根？

* 要使诗在校园扎根，起码应做到两点：(一) 要使学生能读到或听到好的诗。(二) 学生写了诗，有人鼓励和提意见，又有地方发表。欲实现这两点，必须在学校内多举办诗歌讲座会与欣赏会。有心人应多介绍古今的好诗并加以赏析，鼓励学生通过壁报、校讯、毕业特刊等来发表诗作，提倡诗曲朗诵和演唱，以诗制作书签或贺节卡，鼓励学生投稿给文艺副刊或杂志，参加校内外文艺创作比赛或文艺营，平时在校内

成立文艺进修组，给予实际的辅导。

学生对诗的兴趣，应该像艺术爱好者对音乐和绘画的兴趣一样，离开学校后还能持续下去，在这方面，就得让他们培养起一颗诗人的「诗心」，这是语文教育以外的事情了。

7) 你对马华诗歌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 九十年代的诗人，可能不像五、六十年代诗人那样遭受黑暗和不幸，也没有像七、八十年代一样经历着苦闷和彷徨，在政、经、文化各方面受到社会的巨大冲激，并且有过一番奋发自强和文化觉醒的振作。九十年代以后的岁月应该是我国社会的转型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社会矛盾没那么尖锐了，但全人类的生活环境和人文、道德等危机正在加深，诗人应该既能以睿智的宏观审视这一切，也能具体而微地昭示人类良心的搐动。只要具有诗人的情操和学养，生活中的诗的题材还是比比皆是的。诗人应该在充实与开拓自己方面多下功夫，在表现手法上则不妨多样化，在语言造诣上则力求更精粹。马华诗歌更进一步的发展，还是取决于诗人的思想和智慧的提高。

找一条共同的芯 ——诗中的人文精神

写诗是心灵的开拓，也是心灵的沟通。

诗，使我们在生命力灿烂的引爆过程中，找到一条共同的芯。

我们可以自豪的是，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有优秀深沉的诗的传统；在我们的人文精神上，处处跳动着诗的脉息。温柔敦厚也好，恬淡自适也好，悲天悯人也好，感时忧国也好，无非是歌唱着人类一颗赤诚的良心，以及对黑暗与不合理的现实所流露的不满和愤慨。

随便从古典诗歌中找一些例子。从《诗经·伐檀》中对艰辛劳动的描写，到《硕鼠》对统治阶层的辛辣讽刺。从屈原《天问》《离骚》中对宇宙人本的思索，到「长太息以掩涕兮 / 哀民生之多艰」的爱国悲情。从汉魏乐府中对征夫离妇的同情和对饥寒病苦者的关心，乃至李白的「秋风吹不尽 / 总是玉关情 / 何日平胡虏 / 良人罢远征」对和平的祈求；杜甫的《三吏》《三别》与

「安得广厦千万间 / 大庇天下俱欢颜」的高度人道主义的悲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既有「大江东去 / 浪淘尽 / 千古风流人物」的大气魄，也有抒发丧妻之痛的细腻柔情的〈江城子〉和手足情深的「但愿人长久 / 千里共婵娟」。还有南宋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 / 铁马冰河入梦来」对国家安危的悬念，清末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 / 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无私襟怀，秋瑾的「一腔热血勤珍重 / 死去犹能化碧涛」的义无反顾。这些诗无不贯串着人文关怀的浓烈色彩，流露出诗人「真性情」的本色。明代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概括了这些「性情中人」的最主要的诗歌灵感泉源。

五四以降，我们读到闻一多的拍案而起，爆出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我们读到艾青交织着血泪的嘶喊〈我爱这土地〉，读到何其芳寄望于新生一代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读到田间、魏巍等一系列弥漫着硝烟味的抗战诗，读到何达带着「直率的狂歌」，从一个大时代跑向另一个大时代的〈风〉和〈长跑者之歌〉。我们也读到余光中以乡情和亲情所叠成的〈乡愁四韵〉，以及「钟整个大陆的爱于一只苦瓜」的〈白玉苦瓜〉；还有郑愁予对北方儿童关怀备至，希望他们有澄净的明天的〈雨〉。较近期的诗人中，舒婷也以歌颂坚贞爱情的〈双桅船〉和〈橡树〉，一下子攫住了我们的

心。这些诗人的艺术手法或许各有不同，思想主义容或有别，但他们都有一条共同的热爱民族、热爱人类的芯，使他们的诗在不同的时代激起广大的共鸣。

回顾马华诗人，在传统文化精神的感召下，在每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可以说都能听到他们所发出的充满自信和辐射力的声音。我们读过米军颂扬各民族和谐相处、同欢共舞的〈跳珑玲〉，以及表现民族自尊、不甘屈服于殖民者淫威的〈不叫多隆〉。我们读过铁戈号召反抗压榨与凌辱的〈土地底孩子〉和〈我们是谁〉，也读过范北羚反映抗日卫马运动的〈战歌〉。在当代诗人中，我们读到了吴岸歌颂先辈拓荒精神的〈南中国海〉，与赋民族文化以新意的〈我何曾睡着〉。我们也读到了温任平表现文化传薪者坚苦卓绝精神的〈我们守候在险滩〉。八十年代的经济不景加剧了社会危机，狭隘的种族主义者嚣张跋扈之际，游川和傅承得把诗歌带入社会，进行了一系列以朗诵传达心声的「动地吟」和「肝胆行」演出，在年轻一辈中造成广泛的影响。像游川的〈一觉醒来〉和傅承得的〈因为我们如此深爱〉，都对当时的社会危机表示了沉重的忧患意识。我们也同时听到了方昂抗议不公平待遇的〈观音〉和义正词严的〈鸟权〉，还有何乃健以民族文化传统为荣的〈脐带〉，以及宣扬扎根本土意识的〈仙人掌〉和〈树〉。在东马砂劳越的一个农村，我们还听到了不甘沉默和被压抑的梦羔子带着泥土味的歌唱：〈你那边的夜色黑不

黑)和《日子曾经锋利》。这些都是现阶段比较杰出的马华诗人，各以他们独特的风格和娴熟的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气息和广大人群的心声，又洋溢着温馨和激情的人文主义精神，使他们的诗和社会生活有所结合，因此也就显得比较有深度和具有流传的价值。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我国社会，应该是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各种对抗性的矛盾减少了，但全人类的生活环境以及人伦、道德等方面的危机、却愈趋严重；物欲的泛滥、灵性的消亡，各种「非人化」的罪恶事件将有增无减。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诗人，更不能按捺住良心的搐动，要将这一切迸发为诗的决口，要在浊世中唱出涓涓的清流，这是时代对诗人们的神圣要求。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却有一些诗人，有意乖离人文精神的传统，以前卫自居，企图以花俏的形式来标新立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但我觉得那是舍本逐末的做法。

一首好的诗，往往把别人所不曾感受过的事物，用形象化或意象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引起别人的联想而代入其中，感同身受；或把「大我」的共同感受，通过「小我」的切身经验与感情投射，具体而微地表现出来。在「大我」与「小我」之间，有一条紧紧联系的的韧带，也是一条可以引爆全世界的「芯」。只要你找到这条芯，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爱憎寄托在上面，得到畅快的渲泄。

所谓「小我」的切身经验，当然包括社会生活与人

对自然的关系这两方面。因此，现实经历、生活遭遇、人际交往，固然都可以磨擦出诗的火花；而自然景观的欣赏，哲理的感悟，也无非是以「人」为主体，包含着使人生活得更美好，更接近人的本质，在世界中发现更多的美以净化人生的目的。这也是我所谓的「人文精神」。古语云：「人者心之器也」，就是此意。一旦失去了这种人文精神，诗歌或文学便成了纯粹概念或文字上的游戏，便会失去了它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亲合力。所以，如果对人类和社会没有了关爱，而以虚无主义的心态来对待一切，就不能写出动人的诗篇。西方哲人尼采说：「我们真正的困境在于，出于对人的恐惧，我们已丧失了对人的爱，对人的肯定和成为一个人的意志。」诗的后面要有人文精神，要有爱憎分明的感情，才能做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或像唐代诗人钱起所说的「文章心事每相亲」。

诗人善于表现自我的心灵，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认为「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罗丹更认为诗「要点是感动，是爱，是希望，战栗、生活。」美好的心灵，总是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也能引发许多认同的频率。只要我们追求真诚与美善，我们就不怕没有知音人，而且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实了自己，也超越了自己。希腊诗人埃利蒂斯曾给诗下过一个定义：「诗是使我们接近超越自我的艺术。」唐代诗人王维诗云：「安知清流转，偶与

前山通。」说明了诗的心灵沟通与溪水的沟通是不谋而合的。

人文精神的最可贵之处，就是它能超越自我，能与天下苍生休戚与共，能把人放进社会的洪炉中去接受考验，也能融入自然而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诗人对于社会人类的关怀，对正义和真理的拥护并不是唱高调，而是发挥人性中最可贵的情操，正如香港学者陈耀南所说的：「人最珍爱自己，人最想舒展个人的才性，这是出于自然；但是，人也有不甘社会长期黑暗、众生永远受苦，而想有所作为、有所改善的心性，这又何尝不是上天的特别禀赋呢？」

如果有人要把诗当作虚情假意的靡靡之音，把诗当作附庸风雅的装饰品，把诗当作追求名利的工具，把诗当作感官发泄的自渎媒介，把诗当作歇斯底里的梦呓，把诗当作玩弄概念和文字的游戏，那由他们去吧！也许他们所找的是另一条不同的「芯」，但这条「芯」在燃烧的时候随时有可能「死火」或「短路」的。

在新奇的概念和主义又充斥诗坛的今天，我们要的仍然是朴实无华的人文精神，不妨听听香港作家胡菊人在获悉一个所谓「流亡诗人」在孤岛上以斧头杀妻且自缢之后的感言，他说：「由别人去佛洛依德、希腊神话、生理基因、天才疯狂、环境逼制等理由去悼念吧。我还是喝那中国诗人的茶和汤，这茶汤的牌子，就叫人文精神。」你看，这不就是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吗？

最后，让我朗诵一首中国诗人白桦所写的《河流与河流》，作为这次演讲的结束。

河流与河流之间必有高山，
高山与高山之间必有河流；
每一个河流都有自己的路，
或曲折，或狭窄，或宽阔。
河流反映着各自的世界，
唱着各自的歌。
但是，都能从各自的坎坷里，
品尝到他人的艰辛；
从各自的呐喊里，
感觉到他人的痛苦。
当河流冲出峡谷一泻万里的时候，
她听见了河流们的欢呼，
然后，相互拥抱着在极乐中死去，
于是，汹涌澎湃的大海诞生了。

7.6.94

【本文乃作者应邀为吉隆坡中华中学与千秋事业社联合举办“94年全国独中学生诗歌营”所发表的讲稿】

马华诗坛二十年· 回顾

回顾过去二十年来的马华诗坛，结合一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所处的现实背景来谈谈是有必要的。

七十年代初，正值左翼政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全面失败。在教育方面，许多不利于华教的教育法令已实施多年，给华教发展带来诸多的阻碍。从六十年代起，各地的华文中学已纷纷被改制，到了七十年代全国只剩下六十间华文独中，有的人数只剩下几十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注重「反映现实，改造社会，干预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便陷入低潮，许多走现实主义路线的诗人纷纷停笔。而从六十年代已自台湾传入的现代主义文学，在七十年代有方兴未艾之势，正当现实主义显露疲态之际，给马华诗坛造成很大的影响。

现代主义或曰「现代派」文学给一向视现实主义为主流的马华诗坛带来冲击和反弹。后者对前者一开始就

采取排斥和抗拒的态度，前者对后者也不时揶揄。双方在六十年代后期曾发生过几场论争（例如李苍与北马一些诗人的论争）。这种论争进入七、八十年代还续有发生（例如八十年代傅承得与无奈在〈文会〉的论争）。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全国董教总所领导的「独中复兴运动」取得卓越的成绩，受华文教育者重新建立对民族文化的信心。而诗坛上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经过论争之后，各自都有所改进。展现在诗坛上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国内几个主要的文艺团体，例如南马文艺研究会、马华写作人协会、天狼星诗社等也先后成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南马文艺研究会从1976年起，每年都举办「青年文学奖」，其中诗奖的得主很多是崭露头角的诗坛新秀。而揭橥现代主义的天狼星诗社，也举办本派的文学奖和出版一系列的《天狼星丛书》。在东马砂劳越方面，成立于1971年的星座诗社，也是一个提倡现代派文学的团体，出版了《砂劳越现代诗选》及个别作者的诗集。

进入八十年代，由于政府将实施已有十年的「国家文化政策」提出检讨，华人社会才惊觉马华文化在国家文化中全无地位，再加上「新经济政策」对土着经济利益的过份强调，其实施效果已立竿见影，使华人的经济发展相形见绌。在政经方面欲振乏力的情况下，大马华人社会掀起了一场「文化自强运动」。反映在文学方

面，也呈现了较为积极和有活力的现象。许多文学讲座，文学营，文学创作比赛等纷纷举行，平均一年最少有二、三十项。而在诗歌创作方面，以反映华社忧患意识，抗拒极端种族主义言论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大量涌现。也由于这种忧患意识，现实主义和现代派逐渐淡化了彼此在文学观方面的分歧，进而产生了互相补充的作用，正如中国学者蔡师仁所论析的：「这两种创作方法的互补性，是在有增无减的相互指责中产生的。许多作家在论争中进一步地去阅读对方的作品和冷静地审视自己的作品，他们都比过去更勤于观察思考和吸收养分。一些年轻的作家在接受现代主义影响时，原以为可以很快实现艺术上的超越和突破，当他们在与现实主义作家论辩时，才发现前辈作家积累的宝贵现实主义艺术经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相形之下，他们才发现自己所热衷的忽视思想内容，脱离现实生活，盲目鼓吹“创作无动机论”的局限性和危险性。现实主义作家在论争中，也意识到原有的表现手法在信息爆炸的当今社会已有不适应性，如果囿于原有模式，没有革新和发展，必然无法产生有创意的作品。」（见〈走出低谷的当代马华文学〉）

九十年代初期，由于世界局势已趋向缓和，而大马本国在经济上取得长足的进展，政局稳定，文化上也呈现较为宽松与开放的局面，配合中国、港台与西方资讯

的大量流入，马华文学显露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回顾近年来的马华诗歌，不论质或量两方面，都比过去有所进步。揆诸同时期的中国或港台华文新诗，马华诗人的作品显得很有特色，在水准上也不遑多让。而且由于新讯息的涌入，「流派纷呈」的局面也显得比过去热闹，例如后现代主义在马华诗坛的出现便是一个例子。

马华诗坛上较有成就的一般诗人，不管是现实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好，兼容并蓄也好，尽管创作手法多彩多姿，但「关心社会」的内涵仍是马华诗歌的主流，这是马华诗坛前辈遗传给我们的优良传统。至于后现代主义的传入，固然有人认为是跟随港台的遗风，但也不失为对「现代主义」过份强调自我意识的一种反拨。后现代主义诗人的实验性作品，那种对语言的稀释，以及「齐头并进」、东拉西扯式的思维方式，给爱好新奇的年轻诗人带来很大的新鲜感，而在内容上的嘲世与对既存规范的揶揄，其实也是对现实一种无可奈何的反抗。后现代主义是否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有待时日的证明。应该指出的是，任何主义和流派，一旦忽视了本地的实际情况与客观需要，盲目地加以滥用，结果不免论为标新立异的文字游戏。这种情况在目前的诗坛上是可以观察得到的。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内，有关马华诗坛发展的大事有以下诸项：

1. 文学出版基金

大马福联会暨福建会馆自 1977 年起，每年颁发文学出版基金，公开让马华写作者人申请。经评审委员会推荐出版的作品，由该机构赞助出版费。以每年平均出版一部计，迄今已赞助出版了十多部诗集，包括子凡（游川）的《回音》，田思的《竹廊》，方昂的《夜莺》，端木虹的《湖的传说》，唐珉的《千秋不尽》，碧澄的《东西大道》，晴川的《迟开的玫瑰》与秃橡的《荒野的群星》等。

2. 文学团体与诗刊

(1)南马文艺研究会：自 1976 年起，至八十年代末，每年皆举办「青年文学奖」，先后得过诗奖的有方昂、田思、丘梅、大年人、雷健恩等。

(2)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于八十年代曾与南洋商报联合主办五届的文艺讲习班，在诗歌方面曾先后邀请吴岸、端木虹、孟沙、田舟等主讲。该会于八十年代中期出版《松柏书系》，其中有吴岸的诗集《我何曾睡着》。最近则推出《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其中的诗集有孟沙的《原本》，端木虹的《坚守》，田舟的《盾》与方昂的《檐滴》等。

(3)天狼星诗社：七十年代由温任平创组，该社除了时常举行文学集会、文学研讨会和座谈会之外，也出版了《天狼星丛书》等五种丛书。1979 年，该社以所主版

的《大马新锐诗选》、《流放是一种伤》、《易水萧萧》、《众生的神》与《天狼星诗社 78 年诗人节纪念特刊》等一系列成果，荣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文学奖的团体奖。

(4)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1984 年 4 月 15 日，该协会的霹雳州分会在怡保召开「全国现代文学会议」，温瑞安受邀主讲《现代诗创作纵横论》。这个会议也作出一些有关现代文学的总结，其主要者有「马华现代诗人应关心当前的社会，写具有社会性与思想性的诗」，还有「现代诗应明朗化，深入浅出，使它耐读及可供长久的欣赏与玩味」，等等。

(5) 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该会成立于 1986 年，曾先后举办过三次青少年文艺营，吴岸、田思与西马的方昂皆曾担任诗歌方面的主讲人。该会出版的《犀鸟丛书》，迄今达 33 册，其中有蔡洪鍾、吴岸、田思、关渡、梦羔子等较资深诗人的诗集，也有石萤、因原、曾少娥等青年诗人的集子。

(6) 砂劳越星座诗社：该社成立于 1971 年，除出版《砂劳越现代诗选》等书外，先后在报章主编「星座」、「田」、「烟火」、「人世间」等副刊，1971 年与 1979 年，先后两次举办现代诗展。1981 年开始，每年举办文学奖，诗奖得主包括谢永就、弘萤子、吕禅、蓝波、李笙等。1989 年举办「诗的演绎」，以舞蹈、音乐、歌唱、图画、书法配合现代诗朗诵。1991 年举办

「现代诗双语朗诵比赛」。

(7)诗巫中华文艺社：为砂劳越拉让江流域一带的文学团体，成立于1987年，曾先后举办过旧诗词讲习班、文艺营与文艺讲习班，也主编「新月」、「文苑」等副刊。自1989年起，每年举办文学奖，并出版《拉让盆地丛书》，已出版的有蓝波、李笙、沈庆旺等的诗集。

除上述团体之外，还有霹雳文艺研究会，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等，或出版书籍与期刊，或主办文学讲座与比赛，对推动马华诗歌的发展，都作出一定的贡献。至于独中与政府中学的华文学会，更是培养文艺幼苗的主要温床。有些中学的老师还鼓励学生成立文艺进修组，像傅承得在吉隆坡中华，陈强华在大山脚日新中学，田思在古晋中华一中等。他们在辅导学生尝试文艺创作方面，都付出一些心力，也看到一些成绩。

至于诗刊方面，八十年代末期曾出现一本《金石诗刊》，由非正式组织的金石诗社出版，成员包括方昂、艾文、何乃健、吴岸、游川、陈政欣、黄英俊、傅承得与陈强华十人。《金石诗刊》第一、二期分别由陈政欣与陈强华主编，所收作品颇有份量，惟只出两期便停刊了。

创刊于1955年的《蕉风》，是马华文学史上刊期最久的一份纯文艺杂志，该刊对于提倡现代主义文学曾

起很大的作用，曾发表了许多介绍西方文艺理论与台湾文艺思潮的文章，近期在该刊发表诗作的主要诗人有李宗舜、方昂、张光达、林若隐等。《蕉风》自1993年起改为双月刊，但仍有脱期的现象。

3. 各民族诗歌交流

在马来著名诗人奥斯曼·阿旺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属下翻译谘询委员会于1984年4月6日，主催「各民族诗歌朗诵晚会」，来自华、巫、印三大民族的著名诗人先后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在马华诗人方面，有四位诗人上台朗诵，他们是吴岸、叶斌、孟沙与端木虹。此外，大马福联青，新山宽柔中学，马六甲培风中学校友会等单位也分别呈献诗歌造型节目。

1985年中，语文出版局属下翻译谘询委员会又主办了一项「百花之夜」。这个盛会的朗诵表演融汇了三大民族的精选诗作。马华诗人上台朗诵的有年红、秃橡、方昂等。新山宽柔中学专科部马来学系的同学也以华语和国语呈献了诗歌造型节目。

1988年，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文教组出版了一本以马来文翻译的马华诗选（Titik Nuansa），所介绍的有艾文、草风、曹莽、方昂、高青、何乃健、慧适、杰伦、金苗、蓝启元、李寿章、陈政欣、孟沙、默默、晴川、唐林、田思、铁冬青、秃橡、驼铃、王葛、吴岸、游川、郁人、张树林等的诗作。后来马来亚银行在1993

年出版精装的各族艺术家与诗人选集（Suara Rasa），内收四位马华诗人吴岸、方昂、游川与田思的作品，即取自 Titik Nuansa。

4. 「是诗？非诗」论争

1976年，陈雪风写了〈是诗？非诗〉一文，对金苗诗集〈嫩叶集〉提出批评，指出其内容贫乏，文字技巧拙劣，并非如罗半岛等人所吹捧的「是现实主义的一棵金苗」，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数月的论争（论争文章刊载于〈读者文艺〉〈文艺春秋〉〈大汉山〉等副刊）。替金苗辩护的有罗半岛、水、韩石、一梦、从云等。而罗半岛在这场论争中，由于作风恶劣，且暴露了他称霸文坛的野心，引起公愤。结果招致骆它、欣向、李道、陈白成、贺天等的抨击。这基本上是一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两种创作观的较量。由于论争的深入开展，使读者对现实主义的内涵有更全面的认识。事后〈文艺春秋〉编者甄供以幽林秋月的笔名写了〈“嫩叶集”论争的评议〉，为这场论争作出总结；而陈雪风也将有关论争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是诗？非诗”论争辑》。

5. 诗朗诵与演唱

1988年12月，吉隆坡紫藤茶坊假古色古香的陈氏书院举办了一项「声音的演出」，由诗人游川和傅承得当众朗诵他们的作品。这种把诗「带入人群，带入社

会」的做法取得热烈的反响。其时正值华社多事之秋，「马华党争」、「合作社事件」、「华人移民论」、「秋杰路枪声惊魂」等记忆犹新，许多诗人都把内心的压抑和激愤通过诗歌反映出来。紫藤茶坊负责人林福南有鉴于此，乃策划了一个名为「动地吟」的诗巡回朗诵会。从1989年6月至8月期间，先后在新山、槟城、吉隆坡、哥打峇鲁、马六甲等地演出。这个系列的朗诵会主朗诗人是游川和傅承得，受邀参与演出者包括何乃健、辛吟松、周金亮、陈雪风、小曼、张泛和继程法师等人，在各地造成不小的轰动。

1990年中，在吉隆坡千秋事业社社长傅兴汉的策划下，游川与傅承得又进行了一次类似「动地吟」的「肝胆行」巡回朗唱会，并且加进了歌手周金亮和黄益忠，用歌声演绎他们的诗。他们甚至远到东马的古晋和诗巫等地演出，反应都很热烈，使一般观众对诗的深绎方式与社会效应有着崭新的认识。总之，从「声音的演出」到「肝胆行」，这种以诗歌为媒介的演出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诗人道出了华社的心声，唤响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省思。

1990年新山宽柔中学专科部独立出来改名为「南方学院」，自1991年迄今，其马来学生会先后主办过「听歌论诗」演讲和三届的「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6. 诗的约会

1989年11月20日晚上，董总《中学生月刊》负责人安排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二未诗会」（二未指「未老」与「未名」），有四十多位诗歌爱好者出席，主讲者是新加坡诗人槐华与适民。

1991年5月25日至28日，董总《中学生月刊》与居銮中华中学联合主办「诗的约会」，有150名来自马新各地的写诗中学生参加，主讲者有来自新马诗坛及歌坛的作者包括槐华、何乃健、傅承得、小曼、周清啸、周金亮、程可欣、林添拱、梁文福、林清福及叶斌。

在东马砂劳越方面，1993年5月13日至6月2日，古晋九个校友会及文化团体（包括南大、留台、一中、星座诗社等），联合在柏迈海浜主办「我们纷纷年轻」文艺营，参加者有古晋十间不同源流中学的160名学生。槐华千里赴约，主讲〈如果你想当诗人〉〈缪斯喜悦的回音〉〈诗与曲〉〈诗播种〉等专题。在莅临古晋之前，他应砂劳越华人文化协会文学组的邀请，先在诗巫参与一个「拉让江畔的约会」，主讲〈你曾经幻想过什么〉等专题。这几个盛会反应都很热烈。

7. 诗创作比赛

从七十年代开始，由各种文教团体所主办的诗创作比赛可以说不计其数。除了上文所提到者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

(1)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自 1977 年起，每年主办文学奖，内有诗歌奖一项。

(2)雪隆兴安会馆自 1989 年起主办全国华文诗歌创作比赛。

(3)董总出版小组自 1985 年起，每年主办「中学生文艺创作比赛」。

(4)1987 年星洲日报与七喜公司主办「端午节诗歌创作比赛」。新山中秋园游会工委等主办「全国中秋节诗歌创作比赛」。

(5)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马来西亚几间大专学院，就以轮值的方式主办「大专文学奖」。在诗歌组方面，崭露创作才华的大专学生如林若隐、吕育陶、马盛辉、庄松华、杨炽等，都经常得奖。更有些到台湾去深造的大马学生，特别是攻读中文系的，如陈大为、黄锦树等，在台湾诗坛上也有得奖，一般上他们的诗风皆受台湾前卫诗人的影响。

(6)星洲日报自 1991 年起，每两年举办「花踪文学奖」，奖金很高。其中得奖者多为诗坛新秀，如龙川、叶明琚、林若隐、吕育陶等。后两位被视为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花踪文学奖的决审评判皆来自国外，第一届评诗的有痠弦、淡莹、原甸等，第二届的有郑愁予、潘正镭、陈瑞献等，他们或来自台湾，或来自新加坡。在评审期间，主办当局顺便请他们发表一些评语和看法，或讲述创作经验，这对年轻的诗歌爱好者都有一

定的启发作用。

8. 诗的总结性活动

1994年6月中旬端午节期间，吉隆坡中华中学在副校长傅承得的策划下，与千秋事业社联合举办「94年全国独中学生诗歌营」。这项活动的对象虽然是以华文独中学生为主，但就其牵涉的范围与活动内容来说，实是一项带有总结性的诗歌活动。

首先，千秋事业社与《南洋文艺》（《南洋商报》副刊）配合，先和一些马华著名诗人联络，要他们以笔谈的方式发表对《马华诗坛20年回顾》的看法，设题如下：

(1) 你对马华诗坛近20年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2) 马华诗坛经过70年代的写实与现代之争，你认为步入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出现什么变化？又有什么影响？

(3) 目前马华诗坛是沉静还是热闹？如果沉静，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强诗歌创作与欣赏活动？如果热闹，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现象，必须加以鼓励或给予劝告？

(4) 年轻一辈的诗歌创作者相当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你对这些影响有什么看法？

(5) 许多在七、八十年代相当活跃的马华诗人都沉寂下来，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疏于创作或辍笔？

(6)你认为有哪些有力因素，可以使诗歌在校园扎根？

(7)你对马华诗歌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这个「纸上座谈」，在诗歌营举行期间，陆续在〈南洋文艺〉刊出。

诗歌营开幕当天，首先举行《马华七家诗选》（千秋事业社出版）的推展礼，这七家是吴岸、温任平、何乃健、田思、方昂、游川与傅承得，由诗人自选 10 篇作品编成，主编是傅承得。

诗歌营的参与者为来自全国各地独中的五、六十名诗歌爱好者。在两天的密集讲座中，担任讲师的各位诗人分别主讲了以下多项课题：

第一场：温任平主讲〈诗创作的技巧层次〉

第二场：陈雪风主讲〈新诗之现实与现代〉

第三场：陈徽崇，周金亮与张盛德（皆为音乐工作者）主讲〈歌凭诗贵，诗以歌传〉

第四场：何乃健主讲〈晶莹的掌上珠—小诗赏析〉

第五场：小曼主讲〈有情天地有情诗〉

第六场：田思主讲〈找一条共同的芯—诗中的人文精神〉

第七场：王祖安主讲〈后现代主义简介〉

第八场：方昂主讲〈介绍马华诗人 18 家〉

第九场：游川主讲〈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第十场：吴岸主讲〈这条路没有错——谈诗的创作与扎根〉

由于主讲者都是富有创作经验的诗人，在讲解时皆能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颇能引起学员们的兴趣，也不乏热切的提问和轻松的交流。主办当局还在「歌凭诗贵，诗以歌传」这场讲座之后，安排了「另类音乐人」的歌手周金亮、张盛德及叶友弟演唱了多首以本地诗人作品谱成的歌曲，还有一些在年轻人中广受欢迎的歌谣创作，如〈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月亮圆〉等。来自新山的百啭合唱团，在陈徽崇的领导下，以合唱的形式演绎了温任平的〈流放是一种伤〉，小曼的〈两岸〉和〈花踪之歌〉，游川的〈海〉与梅淑真的〈莲〉等诗，似乎为诗乐结合作出了新的典范。陈徽崇早在七十年代就主持灌录现代诗唱片〈惊喜的星光〉，二十年来他在新山孜孜矻矻，调教出不少得意高足。

主办「94全国中学生诗歌营」的千秋事业社，是近年来在推动文化活动方面深具魄力的一个组织。在《马华七家诗选》之前已出版了十多本丛书，包括方昂、游川等的诗集。接下来的计划还包括出版《马华情诗赏析》与举办儿童诗朗唱会等。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马华诗坛将崭露一番新的气象。

总之，马华诗歌从战前的草路蓝缕，到四十年代有关「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确立和沦陷前后「抗日卫马」

的壮烈呼声，以及五、六十年代争取自治独立，力求摆脱殖民统治的怒吼，早已建立了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浓厚的人文精神。秉承着这种传统，七十年代以来的马华诗歌，其扎根乡土、关心社会、崇尚正义、体现民族自尊的精神，仍时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综观这二十年来的马华诗歌作品，可以感受到马华社会每个重要阶段的历史变迁和时代脉搏的跳动。

马华诗歌在形式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的影响，但总体说来，马华诗坛对这些文学思潮与主义的影响，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是生吞活剥地照单全收。外来的文学思潮和表现手法，往往经过马华诗人的过滤，择取其中较适合的部份才加以吸收。因此马华诗歌的风貌与语言姿彩，有别于中国或台湾等地的诗人作品。

马华诗人的归属感是无庸置疑的，他们始终以大多数人民的感受和愿望为依归，以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自我完成为目标，更时时不忘薪火相传的文艺使命的贯彻。马华诗人从来就不曾漠视周遭的社会环境。他们生活在一个多元民族的社会中，今后有必要把诗的触角伸得更深更广，在表现华社心声和个人精神世界之外，也能进一步反映本土多元民族的文化色彩。这将使马华诗歌具有更活泼的生命力和得到更广泛的接受。马华诗人也应具有先知先觉的精神，能以诗笔刻划出社会转型期的心灵悸动，以及关怀全人类的生活环境与人伦

道德的危机，把人心引向美善和真诚的一面。我深信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马华诗歌必将有更令人瞩目的表现。

1994年8月20日初稿

【本文为作者出席厦门大学主办的「东南亚当代华文文学研讨会」所发表的介绍性讲稿】

主要参考资料：

1. 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方修著）
2. 马华文学简史（李锦宗撰）

话中情意君须会 ——序爱薇的《告别青涩》

少年儿童是人生充满「可塑性」的时期，有道是「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些「主人翁」，未来是否会成器成材，抑或成为寄生虫，端赖他们在稚龄与年轻时期所受的教育与家庭、社会的影响。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给青少年提供健康的读物与文学作品，培养他们良好的阅读习惯，与启发他们的思考能力；便成为一种极有意义的工作。

我向来对于从事儿童文学的人心存敬意，因为他们不计功利，为年轻的一代着想，绞尽脑汁想为成长中的少年儿童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这与一般为奖金或虚名而写作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在我国，这一类注重少年儿童文学的作家并不多，因此愈显得难能可贵。印象中，南马文艺研究会就出了几位儿童文学作家，像年红、爱薇、马汉、方理、梁志庆等。他们一贯来的努力，必将在马华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功绩。

从事儿童文学可不是一件易事，除了要摒除功利主义的念头之外，必须对少年儿童的心理与成长过程有深入的了解；在文字上要深入浅出，能引起年轻读者的兴趣。如果扩大到新知识与新资讯的灌输，那要求就更高了。

爱薇是一位我尊敬的女作家。她在从事儿童文学方面，的确具备很充分的条件。打从1979年出版《小羊的黎明》到现在，她已写了好几部儿童文学作品。近年来她潜心编著，计划出版《成长系列丛书》，这对于我国儿童文学界是一大喜讯。

由于社会的急速变迁，儿童文学的天地也不免受到冲击。为了保障年轻一代的身心成长和加强他们对社会不良风气的「免疫力」，少年儿童文学作者肩上的任务也日益繁重。他们已不能停留于编织美丽的童话或有趣的生活故事，或诉之于「做个乖孩子」的简单说教，而必须与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犯罪学等结合。更必须正视社会现状对青少年的影响，给他们预早注射罪恶的「抗体」，和教导他们面对困扰的信心与方法。

当今社会日趋复杂，人类的良知与道德面临重大的考验，各种有乖伦理的现象变本加厉地不断发生。其严重者如目前成为舆论界焦点的我国青少年游荡与吸毒问题，以及追求纵欲，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出卖肉体的所谓「无声文化」。其次，如青少年受慕虚荣，高消费习惯，盲目崇拜偶像，无心向学等等。这些已成为社会的

肿瘤，严重地侵蚀着年轻一代的心灵。作为青少年引路人的儿童文学家与辅导工作者，有必要对症下药，对以上的问题加以探讨和剖析，纠正青少年的病态心理，灌输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与处世方法。凡此种种，在爱薇这本集子中都有接触到，而且尽量采用青少年所愿意接受的，平和亲切的方式来探讨有关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爱薇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少年辅导者的一番苦心。

本书以一个少女的周记形式，记录一个善于思考的少女，对学校与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感言，并加上爱薇的言简意赅的按语，即「题中意 / 话中情」。一般青少年的阅读心态，较喜欢接受把读者「拉平」来谈心的写作方式，所以此书的形式是值得赞许的。爱薇的「题中意 / 话中情」也尽量点到为止，避免冗烦的说教（当然，从消极面来说，有时会产生“意有不足”的遗憾）；在语调上也充满慈母与「大家姐」的温馨。我相信不管认识或不认识「爱薇妈妈」的同学们，都会喜欢这本书，并从中得到教益。

《告别青涩》的内容牵涉很广。有日常琐事，也有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显见爱薇是经过一番细心的组织，要让书中内容尽量贴近社会现实与周记少女主角的内心世界。例如：〈情书写在红叶上〉与〈情书大碰撞〉是探讨中学生谈恋爱的问题，〈没有答案的题目〉谈学生的考试压力；〈你冷不冷？〉是写对家庭温暖的渴望；〈情人节的秘密〉是写同学的父亲有了外遇；〈十五岁小

妈妈》揭露未婚先孕的悲剧；〈Cheap 卖〉敲响少女出卖肉体的警钟；〈男孩女孩不等式〉与〈阿官〉触及男孩子喜欢女性化的性别混淆问题；而〈让我自己走〉与〈齐来做个豆芽梦〉则谈年轻人对理想的追求与实现等等。如果每个年轻人都能像「周记」中的主角一样，对这些切身问题加以关注和思考的话，不管她的意见是否成熟，起码可以看出她的上进心和清醒的头脑。而这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比起那些浑浑噩噩过日子的「糊涂蛋」，不知强了多少倍。我也深信，这一类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年轻人，也一定能在「告别青涩」之后，走出一条自己的康庄大道。

作为一本教育性的书藉，本书每篇之后的按语「题中意 / 话中情」，成了画龙点睛的部份，也是考验爱薇文字功力的「试金石」。其中有好多篇的按语写得很精当，例如：

她能根据自己的心思，设计出喜欢的衣服式样，展现了个人独特的风华，这点，倒是值得大家学习的。（〈穿出一身春意〉）

少年期的家庭教育，是有别于婴幼儿期。家长们除了讲外，还得以身作则，即除了关注子女们的行为外，自己也不能忽略本身的行为，免得他日沦为子女以‘上梁不正’，怎怪得‘下梁歪’为藉口。（〈情人节的秘密〉）

这是一个资讯快速的时代，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学生，不能只满足于课本的那丁点基础教育，而是应该拓展阅读范围，平日多读报刊、杂志、书本等，以便进一步了解周围的事务，以及社会的趋势走向，与时代同步前进。（〈我们是新人类〉）

这些话都发人深思。

不过，也有个别的按语，似乎还值得商榷。例如〈顶上功夫〉的按语前二段提到秃头，似乎与讨论「时髦」的问题无关。〈情书大碰撞〉揭示中学生收到情书后的反应，难免牵涉到「中学生是否可以谈恋爱」的问题，按语却谈什么是「情书」，给人语焉不详的感觉。

应该指出，像〈两耳不闻身边事〉提到中学生对常识的贫乏，〈新人类〉是报章的热门话题。这一类有助于激励青少年对世事的求知和认识，可以作为正面教材的课题，在本书中，如果能增多一点，那就更为理想了。

总之，爱薇编写《成长系列丛书》，而推出这本《告别青涩》，在她的著述生涯中，又开拓了另一个新的境界。我真诚祝福她，并郑重向青少年读者推荐这本书。

艺术的快门 历史的影子 ——读房汉佳的 《世界著名摄影家黄杰夫》

在二十世纪初叶，有一批批的华族垦殖民从战乱频繁、兵灾不断的中国，坐着帆船或火轮，远渡南中国海，到达砂劳越拉让江畔一带开荒拓殖。这几批迁民因为籍贯的不同而将垦殖区分为福州垦场、广东垦场与兴化垦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在拉让江畔建立了家园和市镇，给砂劳越今日的繁荣奠下良好的基础。这批早年的拉让江畔垦殖民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或通过教会在当地设立学校，或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中国去升学。这些垦殖民的第二代也因此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人物，砂劳越摄影家黄杰夫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我阅读房汉佳与林韶华伉俪所合著的黄杰夫传记时，首先使我感动的就是黄杰夫的令尊黄德欣先生和那一批早期垦殖民，对开发砂劳越所作的劳绩，以及他对

于培育子女的苦心。他在新珠山胼手胝足地开垦种植，稍有积蓄就把杰夫带回中国去读书，好几次都因土匪的骚扰而不能如愿，以致杰夫在学业上遭遇一波三折，可见上一代垦殖民的艰辛。

今日的黄杰夫已是举世闻名的摄影家，在房汉佳的笔下，我们看到一个艺术家的成就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当几十年前的砂劳越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的时候，他如何孕育了得天独厚的艺术细胞呢？从传记中我们了解到杰夫的祖籍福建仙游本来就是一个文风很盛之地，拥有「画乡」的美名，这对曾两度回乡的少年不无熏陶之功。他在诗巫的中华学校念初中时，对于图画这一科就有出色的表现，那时即开始接触摄影。后来又在美术学校学炭画，当过画家。我想他的艺术才华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然而，使他的艺术表现丰富多彩的主要因素，却是他以后丰富的人生经历。

作者在撰写这部黄杰夫传时，用娓娓道来的笔调，描述了黄杰夫每个人生阶段的动人阅历和主要的艺术活动，使我们了解到一个艺术家走向成功之道所必经的熬炼，也突出了杰夫的人格特点。本书不是为传中人作起居注，也省略了日常琐事的交代，只带出了一个摄影家所生活过的历史背景和他个人的创作机遇，虽然叙述内容的时空跨度都很大，基本上给人相当紧凑的感觉。而文笔的老练和娴熟，也使人乐于卒读。

我觉得本书在内容上有几个特点值得提出来和大家

分享：

（一）这本传记以摄影家黄杰夫的生活经历与艺术活动为经，而以砂劳越每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事迹为纬。读者可以从黄杰夫的摄影生活中，接触到许多砂劳越历史上发生过的大事，诸如布律克白人政权与华族垦殖民的引进，砂劳越建国百周年和让渡事件，筹賑会和抗战机工，日治时期的黑暗岁月与联军登陆，五十年代初立法议会情形，马印对抗，砂共武装斗争等等，本书皆有涉及。浏览全书，可以了解更多有关砂劳越的史实。

（二）由于黄杰夫是本地的权威摄影家，本身又交游广阔，请他拍照的人不乏名人显贵，有些还和他私交甚笃。通过事后黄氏自己的回忆和叙述，这些名人显贵在书中都出现了比较真实的面貌。例如对开辟诗巫有功的富雅各牧师，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印尼开国总统苏卡诺，影业钜子陆运涛，砂劳越博物院院长哈里申，伊班大酋长德芒光郭与德芒光朱加等，都在书中显露了其性格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其中有些篇章所提到的人物史实，颇有参考的价值。

黄杰夫一生历尽好几个不同的「朝代」，也当过许多外国显要的贵宾，他所接触、交往过的人，上自元首将军，下至市井小民。其中人事变幻，许多已成为过眼烟云；一切的荣辱得失，而今安在哉？唯独他所创造的

大量摄影佳作，却长久地焕发着艺术的光芒。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思想立场和地位的人，都可以在艺术的感染下低首皈心。名位何价？艺术永恒？足以发人深省。

（三）在房汉佳伉俪的笔下，黄杰夫除了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之外，还是个宅心忠厚的惇惇君子，也富有人情味。例如传记中写他对于亲人、朋友和徒弟的眷顾，特别是曾保释过当了地下份子的某个门徒，可见他的重情重义。当他旅游印尼日惹时，其名贵相机失而复得，他没有向保险公司索取巨额赔偿，只是要求付还修理费，对窃贼也不为己甚，可见他的为人厚道。黄氏重视个人的民族气节，这点使人钦佩，但他在日寇投降后，对一个当过汉奸的陈姓伙计，不究既往地加以收留，这点就使人觉得厚道得有点过份了。

（四）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一个摄影家，更需要走遍天下名山大川，甚至深入穷乡僻壤，以撷取艺术的灵感和题材。黄杰夫曾到本邦和世界许多地方游历，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下，这些「艺术之旅」成了整部传记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部份。作者以丰富的史地知识，再加上对黄杰夫当时创作心态的体会，让文字伴随着杰夫的足迹与镜头而运作，留下了美妙的描绘。譬如神州之旅的黄山烟雨、哈尔滨冰雕、丝路盛节等，

固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峇厘的风土艺术，克什米尔的春天，更写得细腻如画，使人心驰神往。读这些描述，有如卧游天下名胜；再欣赏杰夫的有关佳作，更是心领神会。至于砂劳越本土的江河山林景色，急流险滩等，也是大家倍感亲切的画面。

(五) 黄杰夫是婆罗洲土著生活照片的创始者，在这方面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从瞬间捕捉人物的纯朴面貌与神态，表现人和环境的自然和谐，正如田汝康博士在序文中所说的：「他的作品感人最深的，是那种促人幽思的神韵——能激起人们热爱这个妩媚欢乐岛屿的情操。」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介绍了黄杰夫在拍摄这一类照片时所接触到的各种土著生活习俗，如毒鱼、猎人头、鸟兆、峇南赛龙舟、尼亚采燕窝、内陆长屋景观，本南族妇女分娩等等，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摄影家艺术触角的敏锐和拍摄经过的艰辛，也吸收了不少有关民俗的知识。

(六) 本书既是黄杰夫个人的传记，收录不少他自身和家族的相片，同时也是册概括性的摄影欣赏集，容纳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些摄影作品经过写传者的精挑品题，附上说明的文字。有的说明还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黄杰夫在摄影艺术上的特殊成就，可以用房汉佳伉俪在其传记末章的一段话来标志：「这种作品已达到以抽象的摄影来表达活动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地步，它超越了实际的生活范畴，而进入表现人类心灵世界的境地。杰夫的这些作品画面简单，清雅动人，而自成一格。」

是的，艺术贵能创新，黄杰夫就是一个能创立个人独特风格的摄影家。从他的生平经历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把他归纳为自学成功的艺术家。他的艺术特点是「师法自然」，无成规可循。正因为这样，本书中较少引述黄杰夫本身的艺术观或对摄影理论与技术的阐释，对各期艺术作风的比较也付诸缺如。这对于想从中学学习其心得的摄影爱好者，恐怕会感到些许的遗憾。

作者房汉佳伉俪是饱学之士，汉佳兄的文史造诣尤其精湛，所以信笔写来，洋洋洒洒，有时有「不能自休」之势。一些「夹叙夹议」的文字，偶尔曳出题外。例如书中提到新加坡巴黎日夜灯光照相馆的老板被日军杀害时，作者怒斥日寇的暴行，并对日本政府近年篡改历史、掩饰侵略罪行的做法，表示强烈的愤懑和抗议。在提到电懋总裁陆运涛的婚姻破裂时，作者把爱情说成「一种奇妙和不可捉摸的东西」，发了一通感慨。前者还可说是激于义愤，后者则使人觉得和摄影家的生平扯不上关系。

作者在传记中称黄杰夫的摄影事业是「给历史留下影子」，这对于拍了大量有传世价值的珍品的摄影家来

说，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黄杰夫在砂劳越的艺术生涯，几乎涵盖整个二十世纪的下半期，他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艺术的开拓者，用他的相机快门和巧妙的手法，为历史和自然美景留下永恒的影子。

《世界著名摄影家黄杰夫》这本书付梓之前，承蒙汉佳兄的厚爱，让我有机会先睹为快，得益匪浅，谨提出个人的一些观感，并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

注：此书由中国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

4.12.94

惟有真情堪跋涉

——序华雁散文集

《万水千山若是情》

作为一个出身农村而又眷恋农村的年轻作者，华雁的散文保有她一贯来的特色。

从农村走入城市，从纯朴的乡下少女，到郊区中学的老师，再到接触人生百态的女记者，而到如今的冷气房女文员，这是一种怎样曲折的心路历程？作者是为城市闪烁的霓虹灯感到目眩五色，随波逐流，迷失自己呢？还是保持内心的一份恬淡自适，保持自我的泰然与清醒，因而拥有较真诚而未被扭曲的心灵？我想，这本散文集可以给我们满意的答案。

作者的眷恋农村，不是抱残守缺或基于一种怀旧的心态，而是出于对“长我育我”的乡村土地的深切热爱，对家乡亲情的惦念，对朴实勤俭的劳动生活的赞扬，对贫穷压力下的坚毅与自尊精神的肯定。从这点来说，华雁一系列以农村为题材的散文，具有正面的积极

意义。例如她写农村黎明时的白雾，处处透着盎然的生气（〈白雾茫茫咏乡情〉）；她写在茅花遍地的田芭中，独个儿艰辛劳作的母亲怎样和大自然的风儿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又把茅花看成是母亲的象征，“在风中飘舞着，仿佛是母亲的双手频频向我召唤”（〈茅花里的温情〉）。又如作者写土油灯、泥土灶、火烧土等，都着眼于它们的实用价值，但都充满着生活的情趣。这些事物都是穷人特有的平凡东西，但作者却一点也不嫌弃它们，而且从中衬托出人性的温馨与穷人自食其力的高贵品质，有些还从平凡中悟出了感人的哲理。我认为这些篇章是集子中最有份量的部分。

由于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当作者有机会与老父同游神州，回到中国的乡下小住的时候，很自然地把这种深厚的感情也倾注到那片曾幻想过、怀念过的原乡土地与久经隔离的亲人身上。这种感情由于历史的积淀、时空的筛洗，而带有若即若离、藕断丝连的特殊感觉；这使华雁的《神州小游》系列大大有异于一般作者的旅游文字。可以说华雁这几篇纪游文字仍以真情取胜，写出了贫穷与隔离下的温馨人情味，又透着些许的无奈，但作者总在无奈与伤感中寄予希望：

要走了，我们手里捧着茶盅，再次品尝叔叔亲手冲泡的好茶。杯小茶浓，喝后回甘久久！犹如叔叔带来的一份真挚亲情和乡情，滑

下心口，炽热无比！（〈水清茶香会乡人〉）

车子开动了，叔叔始终无法牵稳我的小手，而频频回首的当儿，但见叔叔的手儿掩盖着脸儿……（〈浓馥乡情满我怀〉）

除了功课，村里的小孩尚须料理农务，从荷锄、养鱼到逗赶鸡鸭回巢都得做；然而，他们亦有快乐的时光，搓捏着泥巴即可怡然的度过一个午后了。（〈快乐的农村小孩〉）

出现在脑海的是‘噜噜’地喝着地下水的健康小孩，自然孕育下，早已成长出一批批健康又活泼的孩子哩。（〈自然孕育下的原乡人〉）

这些话都因带着贴心的慰藉，而使人觉得份外亲切。

作为一个热爱农村而又不得不离乡背井，只身到城市谋生的职业女性来说，生活充满了复杂性与挑战性，而人生不如意事常居十之八九，在孤身独处的时候，难免有排遣不了的寂寞和困扰，这也是繁华都市对现代女性的最大考验。华雁曾做过几份不同的职业，个人境遇似乎也不很顺遂，对人生也不免诸多感慨。这些心态我

们可以从〈悠然见你〉、〈悠悠我心〉、〈生活小语〉等几组不同的文章看出。虽然写得零碎了一点，有时也只是些惆怅的心绪，但作者坚持自我、渴慕友谊、追求良善，探索生活情趣的心理，仍时时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其中〈心灯点燃时〉与〈静心时候〉这两篇短文，是较有代表性的。请看其中的片段：

在寂寂的夜色中踽踽而行，虽然有一种孤独的感觉，但有时候是难得有孤独的时刻。拥着星星、月亮、凉风和一片的寂静，仿佛我已拥有了全部，夫复何求？（〈心灯点燃时〉）

没有必要刻意去追寻些什么，好好滋养心头的一片青草地，使之不至于枯萎，浇多少的清水和肥料，只得看自个儿的取舍了。（〈静心时候〉）

又如：

忙了俗事，却也能思念着花和草的事，能不为自己的淡定来一次欢呼吗？（〈觅你——茫茫人海中〉）

夜纵然是这般的黑，公园小径灯火凄迷；

蓦然回首，你底眼神依然晶莹如水，焕发着良善的气息，使人欢喜而雀跃。（〈读你——良善之美〉）

每天都念上自己的名字数十遍，时时提醒自己，别让外界的虚名迷失了自己，回归到人之初的境界，最是赏心悦目了。（〈千里迢迢唱重逢〉）

只要保有心灵的清新，随着大自然每一份美的影响，我们会活得快乐，对得起自己，也不枉走完这一生。（〈买花的心情〉）

这些自我开解，追求旷达的人生理念，是作者在复杂的社会中能站稳脚跟，活出自己，而不流于颓废放纵的力量泉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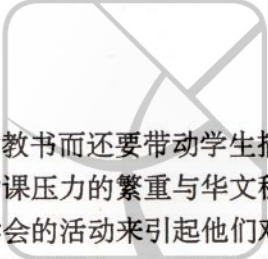
华雁也在〈属于漂泊的〉与〈水风信子的故事〉等短文中，肯定了“推己及人”的襟怀。我想，这都是较可取的人生态度。

当过新闻从业员的华雁，也在她的集子里留下一些报导文学的篇章。由于性格使然，她的报导文章当然看不到歌功颂德的谀词或揭露阴暗面的尖刺，我们只能从她一贯的热爱自然，崇尚良善的心理倾向，读到她对自然风景的描绘和介绍，对艺术家与献身社会工作者的仰

慕与推许。这些都可以给读者带来启发，或认识东马山水与民情的可爱，值得细读。

华雁把她的散文集子名为《万水千山若是情》，大概含有虽历经万水千山终不悔，此情依旧不渝的意思。这也可以反映出她对人生信念与文艺爱好的执著。华雁在中学时代就喜欢投稿，后来曾与数位文友出版合集《生活的椒香》。近年来写作的视野有所扩展，手法也较为灵活，这种进步是令人欣慰的。也许她在修辞与谋篇方面，还需下一番功夫；但凭着对文艺与人生的真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今后会有更好的表现。人生与文艺，的确需要本着锲而不舍的精神，纵使跋涉万水千山，终能发现一个“豁然开朗”的境界。

《拾美年华》序



在华中中学教书而还要带动学生搞“华文学会”，可知今天学生功课压力的繁重与华工程度的普遍低落，不得不借助于学会的活动来引起他们对华文的兴趣，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如果因此能引导他们从事文艺阅读与写作，那已是更大的收获了。

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我于 1975 年在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筹组了华文学会，担任该会的指导老师之一。虽然华文学会之设立非自本校始，在国内许多政府中学也有类似的组织，但一中华文学活动的频密与多样化，肯定绝不会比其他学校逊色。

二十年来辅导华文学会的体验，可说甘苦自知，感慨良多。

炎热的下午，在上完一天密集的课程之后，还要拖着疲乏的脚步，带着沙哑的声带，到课室内给学会的会

员们作一个钟头的课外辅导，什么谚语俗语、名人格言、唐诗宋词、修辞语法、文章赏析……那比上正课的负荷还要重得多。

当看到学生们恹恹欲睡，提不起劲时，不得不绞尽脑汁，另出奇招，什么猜谜拼字、绕口令、成语接龙、有口难言、古今笑话、智力故事、相声双簧……有时还要手脚并用，“唱作俱佳”，或以奖品引诱，才能使他们皆大欢喜，不会把每周的集会视为畏途。

有时法宝出尽了，还要“循众要求”，带领他们参观工厂、茶园，实习采访，或到海滨渡假，搭营露宿。没奈何，要与其他学会竞争，“活动性”不强是吸引不了学生的。

泄气的时候总会有的：当在课室上要学生举出五篇文言文的篇名，他们在说了一两篇之后就面面相觑；当要求他们背诵一些诗词中的名篇，他们总是念得诘屈聱牙的，把李白杜甫气得掩耳而逃，相反的他们在平时却可以把许多流行歌曲背得滚瓜烂熟；当自己扬扬自得地讲着水浒、三国、西游中那些家喻户晓的名字时，学生们却瞪大眼睛，茫然无反应，但对于港台娱乐圈的所谓四大天王、四小天王，他们却可以如数家珍；当你拿着一大叠的马华作家著作，到班上介绍推售时，他们一个个无动于衷，把书原原整整地全退了回来；当统考试卷上出到马华文学或中国五四新文学的题目时，考生们总是避而不答；当看到一些颇具写作潜能的同学，一离开

学校就掷笔不写了；当有些品学兼优的毕业同学，在社会上事业有成，偶然碰面竟是这样问候：“怎么你还在教书？”……

但更多时候，会有一些的欣慰感。例如：华文学会的执委，把团康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会员越来越多。“文艺进修组”的同学们竟从学校走路到老师家里来问诗。在校际的文娱晚会上，各种戏剧、相声、朗诵、司仪等项目，都以本校同学为最标青。在演讲，辩论、常识比赛等方面，也往往抢尽风头。一连两三年，囊括了全州中学生文艺创作比赛的奖项，在一些全国性比赛中也榜上有名。从华文学会培养出来的同学，有的到大学念文史系，回来接老师的棒子；有的当了记者、编辑、诗人、作家、甚至名扬国际的电影导演。虽然他们的成就不一定是老师教的，但谁敢说当年的华文学会活动不曾给他们一些灵感和熏陶？

一中华文学会近年来虽然以团康活动作为吸引会员的方式，但最大的目标是提高他们对文艺创作的兴趣。因此从创会的那一年起，每年都有举办全校性的文艺创作比赛，分诗歌、散文、小说等组别。这些比赛每届都吸引了很多同学参加。有些同学在平时就精心构思与准备其作品，以便在比赛时能脱颖而出，这似乎成了校内同学们的一种传统。也因为经过此种训练，本校同学在参加校外的文艺比赛时，常有优异的表现。

一中华文学会的常年文艺创作比赛，一贯来都得到

校长与校董的热心支持，并为我们征求奖金的赞助人。本州助理工业发展部长沈庆辉先生，在当校董任内更慨然应允负责今后有关比赛的全部奖金（约一千元），校方遂决定把这项比赛定名为“沈庆辉文艺奖”。

“沈庆辉文艺奖”于去年开始颁发第一届的奖金，而一中华文学会所主办的前几届文艺创作比赛，其优胜作品经过挑选后，结集成册，书名《拾美年华》乃取自其中一篇诗歌的篇名，也含有趁着青春年华多撷拾文艺之美的意思。本书列为《华苑丛书》之一，其后的优胜作品结集，则将以《沈庆辉文艺奖系列》统称之。

5.4.95

人出类拔萃的才华和强烈的责任心，使他在设计界独树一帜。他主持设计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建筑界的一颗明珠。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的设计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团队协作的精神，带领设计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最终呈现出了这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杰作。



这座图书馆新馆的落成，不仅为清华学子提供了更加优越的学习环境，也成为了展示中国当代建筑艺术成就的重要窗口。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的设计中，他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设计理念，使这座建筑既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充满了时代感。

他通过精心的规划和设计，确保了图书馆新馆在功能、美观和可持续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为后人树立了优秀的典范。

这座图书馆新馆的建成，标志着清华大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也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的落成，是清华大学百年华诞之际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 1 赤道放歌
(诗 集 1978)
- 2 竹廊
(诗 集 1982)
- 3 长屋里的魔术师
(散文集 1982)
- 4 犀鸟乡之歌
(诗 集 1986)
- 5 我们不是候鸟
(诗 集 1989)
- 6 六弦琴上谱新章
(评论集 1992)
- 7 给我一片天空
(诗 集 1995)
- 8 撷一辑多彩的人生
(散文集 1995)
- 9 找一条共同的芯
(评论集 1995)
- 10 田思小品
(散文集 1996)
- 11 田思散文小说选
(合 集 1996)

◎ 内容简介

本书为作者近几年所写的评论文章，内容包括读诗与写诗的心得，马华诗坛活动的回顾，文学现象的观感，以及为砂华文艺集子所写的序文。主题篇着重探讨诗中的人文精神。

